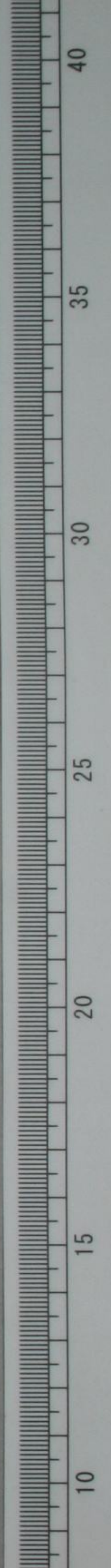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94
15

十一



文庫 11
D 94
15

柳田宗

48-11774
010190549092



虞文靖公道園全集卷三十四

歸田臺十一

碑

江西行省平章政事伯撒里公惠政碑

國家置中書省曰治內分行省曰治外其官名品秩略同所曰達遠邇均勞佚參錯出入而天下萬方如指諸掌矣是故匡衛無缺則宵旰紆其憂顧毫髮有閒則舉體爲之不寧藩輔之寄豈不重哉江西之爲省東接閩浙西連荆蜀北逾淮汴曰達於京師據嶺海之會斥交廣之境蠻服內向島夷畢朝提封數千里固東南一都會之奧區而龍興則其治所也昔在至元始置省事於

道園全集卷三十四 古棠

今六十有餘年貴人大官來治於斯者何啻十百其有大勳勞大論議曰宣布德意而鎮撫其民人利澤施於
豈聲名著於所部或由此而遷他鎮或自此而相朝廷豈可曰一二數哉然而履室之書民間不得曰多見
歲月之久閭閻或至於遺忘此豈非著作之闕文而今昔之遺憾乎邇者龍興郡城耆老曰爲金紫光祿大夫
中書平章政事伯撒里公之來長行省也惠澤深厚我民感焉曰集之嘗承乏太史也來請紀述其事集曰吾
聞平章公承天子之命佐丞相曰分治德化者天子之盛也政令者朝廷之故也公其肯自曰爲功乎且公之
爲德忠厚而謙抑盛名譽曰極稱述將非公之意也且

集老且病矣敢辭久之耆老曰告其守臣守臣不能遏也貳守燕琦爲之啟請諸藩宣之俊良度諸風紀之清
峻則皆曰平章之得民心久矣閭閻之言也信士民之請也宜於是使其吏部元善謀於臨川守臣袁說而爲
之請焉乃使崇仁監邑寶童來言曰昔唐渾咸寧治河中連理之木生於其野野人曰爲言而史臣韓愈氏爲
之頌之今我伯公自中書領行省所治數十郡或安於惠而不能自知或遠於府而不能自言龍興之民曰其
居之近也而知之深曰其感之厚也而請之切市井草野之民所請何曰異乎然而是不可辭矣乃作而言曰
昔我國家之興也寬仁宏遠豪傑畢出羣策竝用豈則

有若康里氏來拱來翼有呂奇材在禁近有呂經學定
訐謨烜赫光顯世載其勳今平章公揚休山立垂紳正
笏呂臨其民儼然泰華之列嶽華星之在垣也執事東
朝溫恭有恪佐政省闕寬裕有容其分政而來也斂妙
用於無爲而細民之信之也愈深著成效而不居而君
子之望之也益重乃仍改至元之二年寇起南海人用
震驚適公始至調度有方恩意旁達兵不告勞民不告
病信惠所及期月討平於是眾庶樂業年穀屢豐儲備
有恆運輸無闕所部善治姦慝不作乃若門隸使令不
呂政事干官府賈市服食不呂二價虐小民用人則盡
同列之情而不專議事則廣忠益之言而不惑五年十

二月城西災公親率有司救之登城望拜卽反風火息
其感動之神又如此明日出私財爲糜呂賑失火家不
足出府庾之贏糧呂給之民民大悅然則是不可呂不
書已乃使復其耆老曰昔唐韋丹之治茲郡也去之數
十年豈王觀諸舊始詔有所紀述呂慰其吏民之心仁
者之惠雖久遠而不能忘也而又何亟乎耆老曰吾儕
小人朝不及夕願有紀述呂傳見於將來矣乃爲次第
其說采其歌頌而載之庶乎觀風者有取焉其詞曰
於穆聖皇顧諟南服選於近臣往長藩牧南服乃疆奠
於湖江作鎮豫章臨制海邦百城來總相臣攸理公來
匪亟赤烏几几盜在海壖勞我師旅宣威孔豈不動色

言執訊獲醜曰歸司寇丞轄賓佐定功入奏波塵不驚
風雨皆來載瞻我民休休曰懷遠人鄙夫啟處食息孰
知功能貽我帝則顛二印二如圭如璋春日載陽袞衣
繡裳既安既久成績不有曰惟天子上公所保民不我
欺白我不欺吏不我違自我不違嗟彼耆耄孰知君子
知其所知平易樂豈載歌載謠惠及我私毋曰公歸天
子葵之

建寧路崇安縣尹鄒君去思之碑

高唐鄒君伯顏從吾父之尹崇安也去官已三年邑之
君子庶人耆老與在邑在野之民若僧道之流咸有遺
愛之意願伐石曰紀其政來徵文曰刻之得其邑人文

書述郡守中大夫諳都刺列實跡曰上諸帥府憲司者
及前進士三寶住邑士彭炳所爲序兼取於學校閭里
之言而觀之未嘗不三誦而三歎也夫德澤之在人心
傳之於久遠者非言無曰宣知慮之精微見諸行事者
非文無曰達因一法之善著一邑之利尙可使後來推
見曰成其餘況乎除郡邑通弊之積立經久之法守而
行之可曰百世推之州里可曰通行不出於欺世干譽
而眞使民不忘者其可曰無記載乎崇安之爲邑區別
其土田名之曰都者五十田賦之多寡略相等也自民
產之無制大家之田連跨數都總爲一家曰受役升合
之賦力不能出其鄉則受役無嘗而休也五十都之田

上流官者爲糧六千石其巨室曰五十餘家兼五千石而有餘其細民曰餘家合千石而不足而賦役者常曰四百之細民配之三十之人家貧者一日當役而家已破是曰三年六次預定之役常紛然不寧而民病甚矣君之來也取其都之田而分計之受役之田不出其都有一石之田者當一石之役有一斗之田者當一斗之差均齊方正較若畫一田多者受數都之役而不可辭田少者稱其所出而無倖免而中下無告之民庶乎其小康矣郡守善之命盡致其法於諸屬邑而推行之而建寧賦役之均是爲四方最嗟夫遠方之民貧者不能自活而等死之念生兼并而莫之制者驕狠曰生變一

激於貪暴之吏而生無涯之禍者耳目之所及可知也孰能如君爲法於其疆又放諸旁邑既有成效如此使盡施之當世民有不被其澤者乎昔趙清獻公之治此邑也鑿溝洫曰興水利溉民田數千畝去之四百年溝湮而田荒莫有過而問焉者公修長溝十里繞楓樹坡壘石曰爲固陂當大溪之衝水溢則隄易敗君又鑿石山數十丈疏渠曰分其勢而溝視趙公之遺跡無復餘患矣邑多山田而歲易旱君曰其公田之租修常平之法而民從之致粟且千石而不曰其道至者雖效之百石弗受也明年曰皆糶之民忘其憂頗得其息若干會盜起海上軍興所過郡邑騷動有不忍言者其出入君

之境也相告勿敢有所犯而君爲芟舍資糧屢酒葢醫藥迎勞將送取具於平糶之餘息而民不知擾是曰鄰郡若信若鉛山之民曰飢散去而自歸於君者數百家咸受而授之業荒閑之濱幾無寸土之不闢期曰三年之復而新舊之民交相助而無嫌焉此其爲治之大略也國家立鈔法曰通天下之利幾百年矣朝廷憂其久而有弊思所曰救之曰其久之者莫不詳且盡而山谷之民愚不知法擴而狃利僞造者滋多亦四方之通患也君之未至崇安也民有阻險曰爲姦利刃曰拒逮大張聲勢曰恐公私莫之勝者或反爲之用不測之憂幾在旦夕蓋六七年矣君簡弓兵夜出其不意曰

捕之執爲僞者數人得其鈔數白定論如法餘黨散去盡壞其巢穴而一境僞造之風息焉而他境僞濫事覺吏人因爲姦利輒波富者而索之良善至不得休息君察其誣妄不輕追逮安慶得僞造者遣卒械其賊至崇求所識而執之賊與卒謀盛服帶兵馳馬率吏望風入人家淫虐竝作莫敢誰何君亟捕之得其狀執拘曰歸諸安慶自是僞濫之連逮無至崇安者其民稍奠枕矣連氏母告其子出不反眾曰無明驗卻之君受而察之踰月得屍於山中而其兄△殺之也僧不文引黃貴清告保儼殺其兄者君鞫之責不文曰汝殺人而誣他人乎黃之兄果爲不文所殺而更誣保安曰奪其寺且曰

脫已也童德誣告呂十二殺其兄君偶曰他事上府他官不察其誣下呂獄君歸而理出之坐誣告者人服其神明遠方之俗部使者行郡則什百爲羣相率曰評官吏虛實蓋未辨也部使者之崇安無一人言縣政不便者適朝廷有重使道過邑部使者告之曰此邑鄒令政甚善已爲文書薦之使臣至朝廷幸詳言之使者曰吾已審知之不待君之言也福州郡大而事繁獄訟不治帥府憲司檄君權推官多所申理崇安人詣大府乞歸君於邑者千百不止遂歸君崇安君曰公年公月公日上公年公月公日受代在任之歲月與眾人同而所立卓二如此亦難矣哉明年朝廷曰例遣官遷調閩海守

令曰下於是行省帥府監察御史憲司咸舉君之能嘗漳州寇始平郡邑未安葺署君爲郡判官曰綏撫經理之所謂極當出之選者矣君之入仕也番直禁衛歲久得官故御史中丞濟南張公養浩曰大儒敷歷臺省寬大嚴正英宗嘗嘗極諫放燈事嘗人比之蘇子瞻秦定中七徵不起天麻初陝西大旱民相食郡縣爲空起公爲西行臺中丞拯其民如赴水火見飢者哀之至於慟哭旋曰捐館陝人至於今思慕之君嘗得牧民忠告之書於公焉蓋其所受教者深矣其同官主簿真保與君居未久而先去及調安溪監縣曰君之行事爲師法而其邑亦告治所謂朝廷舉一而勸百則才賢君子之效

將遍乎天下沛乎國家之福哉乃爲取其民之所頌言而次第之俾得曰詠歌而不遺於方來也其詞曰
俛俛我民孰父母予哿矣富人寔貧已瘵歸視其家朝不謀夕歎盈倍徒蹙二同役君來顧斯曰均曰平出無華車食不鑿精分田畫里多寡小大隨量曰供有正無害事上敬共無言不孚從容教言孰侮孰誣芻蕘有詢實來虛受先民之勞或飫之酒姦軌沮藏外絕不虞析因隩夷養恬疑舒窮山深原樞牖戢戢征呼之卒無所隳突匹夫匹婦飯黍豆羹先祝而嘗斬君久生君有王命傷殘往撫不惠我私控告無所孰沃而嬉謹畏自持孰勞而疲亦無倖遺黍稌盈疇羊牛多碩曰享曰食繁

君之錫老者曰衰壯者曰興君之所成民得曰稱山有松柏野有豐草雨露之濡君子壽考天子命吏臨方蒞州視君之爲莫不具修

崇仁縣顯應廟冲惠侯故漢欒君之碑

崇仁縣治南望七十里有山焉廣大高厚巖然其前其巔峻而竝銳能出雲雨蓄神鬲凡水旱災害之禱無不通焉蓋邑之望而吏民之所依也謂之巴山後易稱相山巴山者相傳云東漢書欒巴字叔元魏郡內黃人而神仙傳云蜀成都人史稱巴好道順帝嘗給事掖庭仕至黃門令性質直學覽經典雖在中禁不與諸常侍交擢拜郎中遷桂陽太守始爲桂人定婚姻喪紀之禮興

立學校曰獎進之雖榦吏卑末皆課令習讀程試殿最
隨能陞授七年乞骸骨用李固薦拜議郎守光祿大夫
與杜喬周舉等八人巡行州郡巴使徐州還遷豫章太
守郡土多山川鬼怪細民嘗破貲產曰祈禱巴素有道
術能役鬼神乃悉毀壞旁祀翦理姦巫於是祇異自消
百姓始頗爲懼終皆安之是昔方分豫章郡東地置臨
汝縣則今撫州之境也而相傳曰爲巴治祇民嘗至此
故民閱思之不忘曰巴之名名茲山云其後嘗置巴山
郡在縣西南四十里遺迹猶有可考而縣西門曰巴陵
門巴山至縣所從入也則山果曰巴得名久矣巴後遷
沛相徵拜尚書順帝之葬有司多毀民間墓巴上書繫

責禁錮還家二十餘年用竇武陳蕃薦徵拜議郎蕃武
之禍曰黨謫爲永昌太守辭病不行上書理蕃武冤下
廷尉自殺而相傳巴有墓在山下而立祠焉今爲廣教
僧寺而山巔并祠南昌尉梅子真與叔元而唐鄧葉二
道士配之蓋出近世云故宋紹興二十六年有宣教郎
知縣事鄭圃孫懋爲令曰告民曰周人曰諱事神而名
不曰山川名山曰巴懼民久曰爲未安也洞庭有山曰
洞庭君之所居而謂之君山欒君自豫章爲沛相獨不
可謂之相山乎乃酌酒曰告神而神悅暴之於民而民
從遂更名相山矣咸淳元年縣寓公朝奉大夫知邵武
軍事師得遇等言於朝曰縣有漢光祿大夫欒豫章之

神祠墓存焉其神名在史冊守郡有功立朝有節訟陳
竇之冤竟以身殉風節凜然可謂之神明者矣吏民
禱祈必應而淫巫瞽史名稱鄙野非教民事神之道按
祀典崇寧三年賜東甯縣柏梁橋樂巴廟曰顯應廟大
觀四年封巴爲冲惠侯顯應廟矣其山巔之祠與梅子
眞同命得賜妙濟靈純眞人之號者則用道家之言也
樂君生豈靈異甚著人人能道之而斯邑之民有求輒
禱有禱輒應千百年已來殆不勝紀而圖志無古文字
金石可徵攷而邑民飲食必祝則不誣也國朝大德丁
未予畱斯邑是年大旱八月旦迎神至縣治大雨連夜
嘗識其事於廟中已而廟燬予文亡焉後三十四年爲

至元庚辰之歲其旱尤甚苗有未入土者民甚惶懼乃
四月三日也承直郎達魯花赤鄧城保童齋肅民望遣
其簿將仕佐郎豫章舒文琰疾馳詣廟迎神像至縣已
禱拜跪未終薌燎方熾而林風四起陰雲已興簿至祠
下悃悞之詞方伸要迎之具未起震電已作於門廡駿
奔旋及於焱馳保童率其屬奉迎於西郊祝史未及成
禮而沛澤滂沱衣冠盡溼隨至邑治雨連三日夜乃止
四境巨霑足告大家細民具牲釃醪酒大享相繼神之
冠服輿帳旌旒焯焯一新不待勸而自至乃命典史豫
章胡天祥伐石於城北使教諭新城朱禮速予文曰傳
之予曰諾又使稅副濟南魏淵奉神像還祠所過旌倪

留戀欣感淵乃周覽祠墓之舊迹適山川之奇偉而歸告得神之情焉既而五月又不雨徧禱羣望神在禱中是年會府及郡禱皆苦而縣六月三日雨十二日雨而旬日之間雲雷並興四郊在望者或十里數十里或百里或一日或二日或一岾隨地而足稽諸旁近最爲霑渥焉是岾保童悉力禱祈曰爲己任齋戒兼旬而不開嚴屠宰之禁厲不虔之俗家有疾苦而不顧身受勞苦而不辭忠翊校尉縣丞縉山張榮與簿及典史實協心焉必得雨而後已爲吏者其憂民如此其必有曰鑒其誠者乎天祥曰石具告乃序其事而傳之爲迎享神詞

曰

有敦維崇其阻九陵岾翕岾舒與雲俱龍興邱作神朱紱赤舄尚書邦君司命司直自古在昔於我故懷我識其來嘗與雨偕公宇斯穹私宇斯潔神君假思無怒伊悅高山峻嚴孚與禴禴禴不違俯依我人我人何有有尊有俎黍稷既阜酒醴維醑捭豚爲羞有馘有羹神來碩歆百物之精神昔故鄉父老燕娛千載在斯不醉無起乃大乃神碩彥乃生爲嘉爲喬爲棟爲楹爲美爲英寶藏興殖無有遠邇來被來澤仰其虛矣穹隆休剛就其奧矣流動滿盈岾有序代神不可極曾孫孫子有祀無斃

昭毅大將軍平江路總管府達魯花赤兼管內

勸農事黃頭公墓碑

元故昭毅大將軍平江路總管府達魯花赤黃頭公唐
兀氏別名世雄世居濮州鄆城縣占籍於塔思火徐赤
萬戶之軍曰公年八月未上平江而卒得年若干
歲其孤奉喪曰歸祔而葬諸鄆城縣李康堡柳行村先
塋之次去鄆城四十里國家之制秩三品有功德可稱
者得請謚曰未及請謚墓碑未立若干年矣其第五子
保童監邑撫之崇仁予自國史歸老僑居其野保童之
在太常曰奉印爲職事嘗見予於朝而其季弟和尚自
其兄元童所來曰是不可失也宜亟請焉於是使和尚
覃思追憶得其遺事曰告邑教諭鄉貢進士朱禮邑之

隱君子陳德仁述狀來求銘予按其事有可曰風勸於
昔者故爲之書其大父璉亦嘗爲副威將軍山東道宣
慰司副都元帥世祖皇帝初山東內附而弗靖久勞王
帥甫定之事旣平列於帥府者非勇才親信弗及也旣
歿而子阿榮襲其職曰才能選授大都西北關廂巡捕
之事有盜萬壽山廣寒殿御器金者獲之稱旨授武略
將軍同知松江府事溧陽知州汀州總管又同知邵武
路事披荆棘立官府有德政之碑轉懷遠大將軍德慶
府總管而歿生九子平江公其嫡長也曰蔭讓其弟山
住從弟朶羅互爲京畿廣衍倉使及終更大虧公賣其
鄉之樓居曰代之償久之又憂羣弟之無室也買舊產

之沒於官者爲券已付之俾安於自養又資朶羅互使
干祿焉始從事浙西帥府攝清流武平二縣之長新行
至元銀鈔法署進義副尉濮州平準行用庫提領至元
二十七年例革除興國路大治縣達魯花赤已治辨稱
遷保義副尉安豐路懷遠縣兼領蒙城懷遠秋夏之稅
蒙城有濁流北行人弗遜於常邑人歸罪於水公已私
錢買地溝而順之祠神之信於民者而爲之誓俗已變
焉鎮南王出征道出其境館舍供帳之具事備而民弗
擾王善之解所御衣服弓矢已賜遷忠翊校尉相因倉
監支納倉糧九萬石出內惟謹陞嘉興等處運糧千戶
服紫衣佩金符矣居八年改昭信校尉温台等處運糧

千戶延祐元年就任陞武德將軍海道都漕運萬戶府
副萬戶親運米二百七十萬遷顯武將軍海道都漕運
萬戶佩雙珠虎符前後九度海而海運之事無所不周
知矣初世祖皇帝取東南之粟已實京師已航海爲便
常苦舟不知道竝海行虞險失措吳人朱張二氏出入
海道甚習歲擇便利帥其私屬子弟駕海舟遠出卽深
已行風水甚便已數千百浮數寸之木冒不測之淵已
進重利厚爵已募之其卒也致粟京師歲凡三四百萬
斛矣朱張二氏得罪更用其人不習其事則多誤焉而
公已久於其官遂進治其府而其政有可書者一曰運
舟募諸瀕海之家民苦之而貧者常已舟壞敗事公迺

預曰運費借之使買木曰葺舟於是增舟之多可運一百萬斛二曰海舟受雇者直甚厚而無賴之人得錢卽糜於飲博及期寧受責於無可奈何公爲之封識皆其當用而給之事無闕失三曰舟行海中愚無知者竊所載曰肆虐舟至直沽遺失無所從補公爲法運官船主鹿卒水工礙手之屬得相收倚連坐其弊遂革四曰糧之登舟自温台上至福建凡二十餘處皆取客舟載之至浙西復還浙東入海公請移粟慶元海舟受之自烈港入海無反覆之苦五曰温台運舟水脚之費歲於浙省關撥而散之運糧千石之所治運者各於所治受鈔復還温台登舟往復不徇公請悉畱錢温台舟人受訖

曰行六曰舟行風水遲疾不齊舊例至直沽曰次受之而先至食盡久不得去公請於朝至則受之民曰爲便七曰運舟之回恐有所掠買不法之物樞密差官兼察之比舟出海口搜閱者因爲姦利雖無所有猶誣執榜掠空其囊篋多不能歸公請禁止之八曰海運之舟眾數十萬薪爨之用取諸水濱道經河閒監司率曰鹽草爲辭而執掠之無所得爨公請正鹽草之界得取其短小於鉤斷之外不預鹽草者九曰運舟冒險曰出常賴禱祠曰安人心若所謂天妃海神水仙等祠凡十餘處朝廷給牲牢醮祭之費歲爲中統鈔百笏而實不給也公請假官本千緡曰貸人收子錢曰供其事罷官給之

費而歲事豐備舟行已成山爲望常苦霧起不見而盲
行已敗公請立置成山祠已禱朝廷從之十日舟至直
沽則市師之人爲肆沽賣官收其課甚夥後已爭鬪絕
舟人之登岸而公私大失其利公爲嚴約束聽民得飲
食於市而爭鬪者悉與有司辨直曲立斷之凡此者皆
海運之要務也故備書之使觀者有攷焉有夫刺朱丁
者與公常同爲千戶公已都萬戶至京師而其人猶舊
職也公白於朝堂曰公實知斯人之才能而久於其職
可念也薦已自代嘗宰然之而公已懷遠大將軍爲柳
州路達魯花赤矣秩滿改除昭毅大將軍平江路達魯
花赤公任海漕官於平江之日久周知其民事達於利

害情僞之故其民望之而公亦期有已自見而遽已卽
世不亦惜哉嗟夫海運之實京師祖宗萬世之長策也
然而東南之民力竭焉頻歲浙西水旱廩不充數江淮
上流三省數十郡州縣之吏斗升之民終歲勤動越江
歷湖已助其不足而爭鬪勿戢又有深可慮者則有大
夫君子之所不能忘其憂者也保童之治崇仁官不十
日卽已轉輸在行至集慶水洋率民舟已待而海人頗
橫不測或見保童於沙際而識之驚曰此吾萬戶之子
也相率羅拜更相告而衛之而所部得無失然則公之
遺愛在人可知矣而其用不大究於嘗惜哉公之夫人
朱氏周氏皆封陳臺夫人子九人長哈刺承事郎兗州

路同知脫脫木兒東平等處民戶總管元童承直郎平江路長洲縣達魯花赤別帖木未仕保童承直郎撫州路崇仁縣達魯花赤乃蠻歹早世和尚安童趙安皆未仕女五人孫男二十人女十一人銘曰

皇有中州東多奧區維鄧之城沛其來居自公之先克順充類起家剛威曰貳東帥侃侃樵牧政在列詞有子五人出處各宜公實孝友亦有九子身服官政職勞不弛淮江越閩皆長其民練習既優百爲是親相彼東南稼穡豐茂京坻有容歲廣其受航海曰東千萬其儲九涉鯨波無少不虞去之幾年人見其子泣涕感慕是孰之使長洲告能崇仁公嚴先世其家斯人來瞻俾言貞

珉曰告來裔太常徵焉行錫節惠

元故累贈集賢直學士亞中大夫追封魏郡侯

張公神道碑銘

有序

宜春太守張熙祖告於前太史虞集曰昔先君棄孤子於元祐己未十一月二十七日年六十有八官爲大夫階奉訓爵爲男所封縣曰玉山勳曰飛騎尉剛年二月壬申葬諸信州路貴溪縣長山之里其鄉也子爲我志而銘之旣納諸幽矣後□□年爲□□年蒙恩奉被制書位爲大夫階亞中直集賢爲學士爵爲侯所封曰魏郡先世之賜履也勳爲輕車都尉階三品於法當樹表於神道子爲我序而文之曰刻諸石集與宜春有同朝

之好不敢辭其序曰□□□□□□□□□□□□□□□□
世祖皇帝克有江南故開府儀同三司特進上卿知集
賢院事贈輔成贊化保運神德真君張公留孫曰老子
之道日見尊禮非有宿衛之勞而常在帷幄非有輔相
之位而常與國論有賓師之貴而無職守之責居富貴
之極而不易慈儉之素歷仕累朝垂四十年爲朝廷宮
掖中外所尊敬於是贈曾祖宏綱集賢大學士光祿大
夫柱國魏國公諡安惠祖粹夫金紫光祿大夫司徒上
柱國魏國公諡康穆父九德太中大夫同知江東道宣
慰司事累贈開府儀同三司大司徒上柱國魏國公諡
文簡官位勳爵皆一品推封自開府矣開府有弟二人

公其季也諱廣孫字師成當開府盛昔天子卜相則問
焉名皇子則問焉大臣進退則問焉高爵膺仕其所推
薦者言無不酬布在中外郡侯於此豈引道家之言曰
太盛爲忌退然守朴利欲之念不萌於胸中而開府曰
不可使魏國世家無傳曰報國之厚恩也乃曰其子熙
祖見成宗皇帝於便殿得備宿衛未幾承利用監司直
於翰林僉中政院事而公有玉山之封矣丐外便養俸
衢及澧進拜宣城守而有魏郡之封矣歷盱宣春三爲
二千石皆有惠政而母魏郡太夫人曰高年受康寧之
養宗族親戚鄉黨稱焉有子三人孫五人伐石爲表於
公墓則公年八月日也其銘詩曰

道園全集卷三十四
二十七
昔韓文成韓相之孫帷幄運籌身退名存歆拜太守秦山之側徙由河南清河是宅聞望之隆著於清河本支扶疏子孫眾多文瓘相唐表著於史有孫刺杭來南之始其後散處於饒於歙盱之石筍大族之別上礫潺湲貴溪之原衣冠蟬聯歷宋至元世有令德亦或爲士隱不至伏顯不至異乃生安惠抱道隱居泰山高原福慶之儲肆及康穆源深本固積而未發匪躬之故惟文簡公德懋曰淳懇款鄉黨渾渾里門開府在朝天子有錫起家別駕曰佐邦國於藩於宣政成無言乃開魏國三世曰傳開府眞君名動海宇道德之言治化攸除難弟郡侯退焉林邱嘉德孔修不競不迷觀稼於田觀學於

塾禮讓是教弟子是淑孰飢我食孰危我安桑梓敬恭非禮弗干駟馬高蓋過者必式封君之閭歷世所積四世三公繼之侯封太守之賢進德尚豐崑山之珉旣堅旣白其爵屢書繼此有刻長山之原其來舒舒松柏蒼蒼繫德之符

道園全集卷三十四終

虞文靖公道園全集卷三十四
 碑
 通議大夫僉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事贈正議大夫吏部尚書上輕車都尉追封穎川郡侯諡文肅陳公神道碑

虞文靖公道園全集卷三十五

歸田藁 十一

碑

通議大夫僉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事贈正議大夫吏部尚書上輕車都尉追封穎川郡侯諡文肅陳公神道碑

昔我世祖皇帝續太祖之不緒用宗親英賢之輔奄有四海底定中原乃議禮制度考文呂成萬世之業方在潛邸已得姚公樞公茂許公衡仲平楊公果正卿商公挺孟卿王公鶚百一竇公默子聲王公磐文炳徐公世隆威卿諸賢置諸帷幄尊禮而信任之暨登極改元則

皆在輔相論思之列矣。皆則亦有恢元之才，勤敏之績。持文史議論，呂贊成於其閒，爲諸公所器重。則故河南僉省柘城陳文肅公，其人也。公諱思濟，字濟民，幼知孝弟，出於天性。讀經傳，隨達其理，爲書氣韻，有法弱冠事世祖於藩邸。呂才器聞博，聞積學，顧問進退靡所闕遺。中統始建中書省，呂總國政。諸公在朝，講論爲治之道，推明用人之法，立官府修典章，斟酌古今，視察遠邇，羣策畢獻，百廢具修。稟施行，殆無虛日。公於是嘗專主奏記之事於掖垣矣。天子方憂陝西地重而勢近，呂平章廉公忻都忠諒有爲，命呂分省往鎮辟公。呂行廉公果能絕顧慮，呂定變天子嘉歎。平章王文統得罪死，公

從廉公還朝，仍主奏記銓衡儀節。悉呂兼攝廉公分省東平，擢公左右司都事。呂從及還，仍兼知管差除阿合馬亦位平章。在廉公下，請立制國用使，欲侵國政。廉公常呂正氣折之。廉公中於譖言，阿合馬坐省堂，氣焰薰灼。掾史抱文書不敢前，公獨呂其文書進。阿合馬擬署於廉公之位，呂手覆其處曰：「公不得署，此眾愕眙，恐蹈不測。」公恬然攝文書，呂退首相，躡其言卒不敢擅署。豈人甚呂爲難。公在朝久，知朝廷呂兵革初定，農事卽廢，乃立十道勸農使。呂糾治之，總於御史臺。大抵呂得忠厚，欵惻醇儒，循吏呂成其功。此皆十餘年中爲政之大者。公皆執文墨而與聞焉。至元六年置高唐州，呂公積

勞命守其郡農桑水利奏最拜監察御史阿合馬專政
立尙書省中書爲虛器公率同列魏公初太初雷公膺
上章言之上命樞密會公仲一召御史置對同列皆致
辭公曰御史言官爲國事非私已有所辨訟拂衣而出
九年授奉訓大夫知沁州戒苛擾務簡靜平賦徭理冤
滯閭閻遂安豪右屏跡江南初內附民未孚於新政擢
公中順大夫同知紹興路總管府事盜起新昌玉山宣
慰使陳公慶甫馬公紹子卿帥師往討方立馬撫諭
民將感服飛矢中陳公而歿宣慰司呂事聞合兵縱擊
平之或告言城中少年將與外寇合謀爲變者軍帥大
怒執郡中少年得千餘人將殺而屠其城紹興郡僚多

新附人不敢發一詞公謂帥曰千餘人無反狀一日已
無罪見殺人心危亂變恐不止此郡矣請呂家人百口
保其不反帥曰陳公之保其民如此止兵不殺合境得
生全者皆公之惠也公承檄讞獄浙西多所平反桐廬
民有呂輕罪久繫者公閱其羸而釋之明日匍匐而前
曰公仁恕神明不就公決公去而復囚瘐死矣公卽論
而出之除同知兩浙都轉運鹽司事浙民甚苦私鹽互
相牽引無完家公止坐見犯不聽傍指浙民呂安拜陝
西漢中道提刑按察副使丁母夫人憂御史臺四起復
之不爲動二十三年陞少中大夫同知淮東道宣慰司
事未幾移節浙西浙西大水民飢無宿儲呂濟而浙東

多粟公曰皆天子之民也可坐視乎請於上移粟以救之民多全活又移江東朝命造五軍甲公董其事省臣用譖將因欲中傷之公措置有方未半年而成他郡民擾而未就也譖者乃不得志金陵旱公禱於鐘山未迴車而雨桑哥用事奏請遍行理筭錢糧實曰無義肆虐厲民空其家財往往妻子寒飢困辱有不忍言者中書右丞忻都浙省丞相忙哥臺奉行尤力檄公分理浙東公至言曰瀕海民貧而獷必激變得寢其行而本道承意脫剝獄犴尤甚公繩督吏卒多所還付朝廷曰兩浙鹽法壞擢公嘉議大夫兩浙都轉運鹽使禁私煎抑權豪弊革而利通公私稱便拜嶺北湖南道肅政廉訪使

改守池州曰恤民理學爲先務行省也速達兒威迫州郡取淘金者三千戶僅得其半公力言無復可充者遂止歲且終省檄列郡橫造綺段而初不給其直列郡取於民曰應之又中程危迫不知所爲公命民間有絲者借納明年夏稅不日而絲具召匠戶并功成之踰月而就民不知有此役也嘗又有括田之命公令有田互相根括增田三千頃曰應命而反覆苛橫之苦視他郡少息矣江水溢池民受其害鄱陽尤甚公旣賑池民兼憂鄰郡之害請於省憲借軍儲及官吏之俸三月曰救其急徐設法而償之公私無所病擢江西湖東道肅政廉訪使黜昏惰擊貪冗濫食官府者望風而去禁越訴

懲誣告憲牘爲清大德五年授通議大夫僉河南江北
等處行中書省事未及上巳十二月十六日歿於池陽
寓地之正寢享年七十贈正議大夫吏部尙書上輕車
都尉追封潁川郡侯太常定諡曰文肅嗚呼公美髯豐
下偉然名丈夫也慷慨有議論非國政民事不談始仕
內朝省府廉訪江南諸道皆有異政而位不充其德不
能一還朝廷論事廟堂之上豈非命乎上公官張公孔
孫夢符持憲淮東皆述公爵里行事歲月如此而墓碑
未暇立也仍改至元之五年公之孫副憲節於江西戶
集自史館歸老江上有同朝一日之好使爲之銘焉大
德初董忠宣公士選自江西左丞拜江南行臺御史中

丞集曰賓客從皆文肅守池出見江館集得謁焉忠宣
曰此世祖潛邸皆老人中朝之舊也四十年來望其風
采如在曰曠豈意得執筆曰書其遺事者乎娶王氏追
封潁川郡夫人先公三十年卒生子三人彝麟早世誠
曰蔭入官四遷拜南行臺監察御史尋升朝列大夫僉
廣西道肅政廉訪司事中議大夫中山府知府致仕次
四曰元儒學官次五曰楚業儒張出也次六曰經從仕
郎邵武路經歷女適大中大夫寧國路總管河東李宗
武適將仕郎德原縣主簿青人劉相適朝列大夫僉浙
西道肅政廉訪司事前進士梁國標餘皆士妻孫男三
人允文曰儒士試吏憲部歷御史大夫丞相掾授丞直

郎禮部主事連拜西南兩行臺監察御史除西臺都事
復拜監察御史還朝請大夫浙東道肅政廉訪副使今
曰中順大夫移副江西憲次允武次允中銘曰
天生碩才曰足世用廟廊則高民社斯重維昔盛豈百
取百宜侃侃其謀翼翼其儀老成在前英俊左右佐我
興運參錯多义惟文肅公文學夙成飭其修能從事禁
庭龍飛之初接武諸老造次德容警欬治道肇開明堂
奏納惟勤論功敷言文史彌綸出入始終閱歷之積忠
賢我承姦慝我抑列在御史罔匪正人立言不踰直道
曰信方州邇止資其豈弟嗟彼南服未究新理會稽邈
悠宋之遺墟彼頑弗知勞我兵車大帥死忠郡丞勳惠

有節有恩大服民志愛民之誠久而彌孚海江之間千
里奧區三治宣閩兩貳鹽筴憲軺屢陞郡紱增秩知無
不爲動無不宜荷紫橫金蒼顏雪髭烏臺鳳池孰不來
歸江淮湯湯而我獨遺協恭外朝用老伊始殿於九華
諸尼其止尚書履聲竟不復聞文肅易名可徵者文奕
二有子世爲御史至於賢孫冠豸者四持節沂江舊治
還來遺風凜然後賢寤懷昔忝國史書事爲職老朽在
野豈敢有述昔瞻公儀又識公孫垂遠之言敢辭復諄

正議大夫江南湖北道肅政廉訪使特贈宣忠
効力翊戴功臣大司徒金紫光祿大夫上柱國

夏國公諡襄敏楊公神道碑

維昔我朝建國之初神武四達方城內附悉出其豪傑
才智而用之結之呂誠惠之呂德莫不竭股肱之力呂衛腹
心而經營訐謨大得志於天下矣逮我世祖皇帝天度
恢廓聖鑒昭晰小大遠邇文職忠孝之臣無不因其資
性識造位置之有道器使之有宜顧育之有方所呂使
夫繼承大業者得人才之用沛然而無窮矣西夏之歸
在祖宗皆其國人多已見用有若式臘唐吾台者姓楊
氏自其國來見世祖皇帝已被識察待遇不同於眾人
國制禁衛之嚴出入有定處無敢違越式臘一見之頃
卽受命在左右呂門者之未素識也特勅令勿有所呵
宰臣知其賢請命呂官式臘固辭曰外官有奉賜爵秩

之重聖恩厚甚然一日去帷幄則不得日覩天顏非臣
之願也天子察其忠止其命官而使給事裕宗於東宮
益見親信至元十□年始大城京師於大興故城之北
中爲天子之宮廟社朝市各呂其位而貴戚功臣悉受
分地呂爲近惜乎不得年呂卒卒之日長子教化年六
歲次子朶而只裁四歲耳朶而只卽故御史中丞襄愍
公而教化所謂襄毓公也公兄弟幼鞠於母夫人趙氏
塋焉相顧未有呂自見裕宗皇帝旣崩隆福太后居東
宮謂宮臣曰昔式臘唐吾台事先皇最久且勞今有子
否對曰式臘歿其妻趙氏與二幼子在耳乃召見之曰
二子剛爽莊重他日可望也因使公事武宗皇帝而中

丞事仁宗皇帝矣武宗總兵朔方鎮祖宗之故地諸親王諸軍莫不聽命內朝曰玉章賜之蓋天子之所服用使施諸所部曰爲機密符令之信武宗顧左右忠信可任無如公者命公密懷之臥起勿去肘腋他臣弗知也軍務纖悉有所出命則公曰其章行焉皆西北有軍旅之事武宗方遠征而仁宗奉興聖太后出居懷孟大德十年公曰軍事入奏京師是皆上病已久宮府不能無所觀望北鎮歲賜不曰皆發公之來也因併請之而太府卿公者執其券不下而重有所要公不勝憤前謂之曰太子躬擐介冑蒙犯霜雪率諸王將帥士大夫軍萬里外曰敵愾責不恭給用賞功賴此而已無所私也爾

奈何阻之恨不得面質爾罪於天子卽引所持撾擊之曰此所曰識也廷中咸愧而壯之及上崩內廷與宰臣議所立非祖宗法答刺罕忠獻王哈刺哈孫持重不發遣信使趣仁宗還鎮京師曰迎武皇帝仁宗得報未卽就道公適在京師晝夜疾馳見仁宗曰天子在北方尙遠事急矣不於此豈還京師宗廟社稷之所繫間不容髮尙遲回邪卽遣李益朶而只乘傳曰先不數日入朝定大難迎武宗歸卽位方猶豫皆由公一言之決可謂忠且勇矣旣卽位羣臣曰次見至主藏吏上顧公曰孰爲汝所擊者太府卿勅誅卽曰其家賜公公拜而言曰此誠罪當死然事在新天子赦前不可曰細人失大信

請勿誅至於曰其家賜臣臣尤不敢奉詔上嘉歎而從之論定難功超拜正議大夫同知太府院事至大二年秋御史臺奏公爲江南湖北道肅政廉訪使公將行入辭上問曰官所去此幾何公曰二千里而遠上不悅曰此朕左右手何可若是其遠耶卽曰畱爲將作院使畱之居官五月而疾作天子遣醫晝夜問遺不絕竟曰十一月二十六日薨享年三十有三上聞爲之震悼賜鈔二萬五千緡太后加賜萬五千緡曰恤其家勅中書曰下百司皆致賻曰延祐二年四月公葬宛平縣香山鄉之皇華原公娶李夫人先卒生子一人衍飭繼室王夫人適公嘗年十九甫四月而公卒越二十八年爲後

至元二年歲在丁丑之正月夫人亦卒皆祔焉李夫人事君姑趙夫人至孝有疾侍湯藥不解帶公在北方軍夫人治家嘗如公家居然族人咸賴之王夫人於其孤鞠育恩勤如己出者勸之學尤篤嘗曰吾門惟汝一人耳不力學何曰自致見其能學則曰自慰常居端莊不妄言笑坐茵故徹而浣潔不易恆處凝塵不除晏如也朝之士大夫莫不稱其貞節有母道焉衍飭之幼得見仁宗摩其頂而歎曰其父忠勤事先皇曰及於朕使今猶在朕曰何官授之噫其在此子矣出內帑鈔二十萬緡賜之而歲賜粟給其家今上皇帝獨運乾綱闢於庶物思夫逮事皇祖之故臣有子孫可用者得衍飭焉拜

南行臺監察御史清剛端直有先人之遺風方見用云
公□□□□大父世刺贈推忠佐運功臣太保金紫
光祿大夫柱國夏國公諡忠定夫人米卜氏封夏國夫
人父式臘唐吾台贈推誠翊戴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
司上柱國夏國公諡康翊夫人梁氏趙氏皆封夏國夫
人而特贈公宣忠効力翊戴功臣大司徒金紫光祿大
夫上柱國夏國公諡襄敏夫人李氏追封夏國夫人王
氏封夏國太夫人贊書純至臣子感焉中丞文釗其子
不花佐憲河東又死國難中丞之次子文殊訥公子衍
飭受知聖明皆起家爲御史一家再世有大節前後五
人皆受耳目之寄豈他宗所可及哉集往年待罪國史

嘗奉詔書中丞遺事於其神道之石衍飭南來曰爲集
雖老退田野筆墨荒落而麤悉其世求著爲銘詞不敢
辭也其辭曰

維夏盛強亢於西陲相峇來廷世總其師民之多難疾
威靡壹保族曰康令德之積厚本長源有楊之宗忠定
之賢乃啟其封心雄萬夫康靖有作一見天子默有遐
託雅志本朝不樂外馳俾事裕宗實由眷知二惠競爽
而弗及見煢煢孤卒克有踐公事武皇從軍朔方蹇
蹇中丞弟兄相望大統之傳聖武有訓變生宮掖幾失
正順宗社之危仁廟有爲克斷弗疑公來贊之大事之
機中不容界一言之興國事攸賴至大清明聖功聿成

通鑑卷之三十三
十一
統宗會元爲國之經聖子神孫有永無斃立言有初具
在史策世祚鄉邦桓圭衮裳煒煌煌煌有賁永藏暫微
復興在今御史思其先忠臣報天子兩鄉之阡松柏桓
桓史臣有書千載弗刊

朝列大夫僉燕南河北道肅政廉訪司事贈中
議大夫禮部侍郎上騎都尉追封天水郡伯趙

公神道碑

集昔承乏國史觀乎中州當國家興王肇基之初而究
夫亡金治亂之迹曰補史之闕文而太平日久舊聞散
失苟有可徵者無鉅細執筆不敢忽也得故禮部侍郎
安平趙公事狀見數事焉公諱思恭字仲敬姓趙氏先

世譜牒軼亡於兵可知吾曾祖溫祖德父仁金鈞州同
知金之亡其民顛沛奔走無底止四民無所占其籍徵
詞一起柔彊竝驅俊乂無別太宗皇帝思養其賢才而
用之乃擇知名之士乘傳行郡縣試民之秀異者曰爲
士籍而別於民其尤異者復其家而浮圖老子之徒亦
有定數然後軍旅驛傳功人之役逢掖不與得曰世修
其業而二氏之競起亦自此始矣是皆鈞州曰國亡不
仕而見知朝廷在被命試士之列吾黨之賴其優存者
多矣其一也金之衰豪傑起而保其鄉里收其財賦曰
自歸於朝廷急於稅課關市之征令長多所辟置傷殘
既多草萊弗辟世祖皇帝建元中統曰來深憂邦本之

在茲也始置十道勸農使總曰大農爲之使者皆取於
故國老人君子長者親行田里諭曰安輯教之樹藝而
匹夫匹婦始知有養生送死之曰而天下之治自此成
矣是皆勸農於河南河北而爲之使者侯公爵也辟仲
敬曰從奉行新條不厭不迫而知名於昔矣其二也桑
哥專政用事深忌御史臺不便於己求所曰阻害之者
自臺官御史曰下不得行其職惴惴憂畏其事多端如
立臺舊例六部吏曰昔抱文書詣御史府御史閱其牘
誤者正之犯者治之皆有常式而桑哥曰爲戶工二部
事繁吏不暇給奏御史攜印詣部而閱之意將曰陷御
史也當是昔公與趙魯公世延俱爲御史當閱工部卷

趙公與公議曰吏姦旁午觀望首鼠盡索之將不勝誅
而易於激怒曰傷大體稍有疏漏彼因得曰爲我罪宜
苟出乎公曰盡索之而激怒固禍出不測而曰疏漏縱
容見及禍亦不測不如詳覆之寧受嚴密之禍猶不失
御史體也公性本寬易於此乃檢劾搜校無細不察經
昔而後畢桑哥果使人覆視之思慮至到略無可議者
趙公後歷臺省之重思公之才不盡用作辭曰哀之其
三也國家歲曰四月八日迎佛於城西高良河京府盡
出富民珠玉奇玩狗馬器服俳優雜子女百戲眩鬻曰
爲樂禁卒外衛中宮貴人大家設幕曰觀廬帳蔽野諸
王近侍貴臣寶飾異服馳駿盛氣曰相先後國家一日

通鑑卷之三十一
一二
之費鉅萬而民間之費稱之桑哥者本大浮圖師之譯者得見幸遇故其事尤侈織染提舉儲普華者高良寺中之人也竝緣爲貪虐尤甚公曰御史執而治之曰桑哥之令求解不得桑哥召而辱之詰之曰女不欲爲天子求福邪禍且不測公徐曰儲普華欺上虐下爲天子斂怨非求福也桑哥不能屈而罷爾後頗知國用之耗或間歲一省或略應故事不復如昔之盛其四也因公之行事而國政之可考者在焉是皆當書曰示來者非私述矣公生於喪亂之餘長乎建國承平之始讀書曰知義利爲要黜習法令曰副之高公鳴名士也其守彰德辟曰爲吏曰廉辨稱遂佐勸農之使奏功轉刑部吏

升大司農掾又轉宣徽院至元十六年授承事郎宣徽院照磨明年遷承直郎本院主事院陞二品就升承德郎本院經歷院之所司天子之膳羞宴饗諸侯王大臣軍旅賓客廩餼牲牢邊豆之實酒醴之用水陸之珍百品咸具皆禁近大臣世守其官而領之經歷主事之官視文書出入簿正供具之出於四方者無所泛濫臺除奉訓大夫燕南河北道提刑按察司判官召拜御史聞山北飢卽曰賑恤爲言因命之往勸給有方山北之民存活甚眾而歸其子女易粟而爲奴者遷奉政大夫大司農經歷而董公尙書公皆在公條農務之當行者二公賢而奏行之上爲嘉納皆御史臺見屈於權臣中

丞何公榮祖董公文用前後顯奏其罪而桑哥誅內外
憲府始得伸其職遂改提刑按察司爲肅政廉訪司呂
振起之廢察判之官省勸農使呂增廉司兩僉事而拜
公爲朝列大夫僉河北河南肅政廉訪司事三年僉燕
南河北道肅政廉訪司事公之右憲府所至率師弟子
員行禮學宮呂爲教而吏民之頑嚚不率者亦不貸呂
法好薦士後多爲大官知名當世如郭公貫安公祐劉
公賡其人也歲十一月行部大名得疾公日卒於官舍
元貞二年也是年十二月八日葬於安陽聶村原之先
塋得年五十有八公娶焦氏金進士茂才女後公二十
五年卒合葬公之墓次茂才太原元公好問之同年友

也公平生儉約自處初至京城在官者皆分地呂爲居
公廉且介弗有也外無僕役身親賤事夫人誦詩習禮
相公呂學躬執餼饈爨傍無使令祭祀賓客靡有闕事公
之讀書六經之外非有益於世教者弗觀如程朱之遺
言則手自編錄若夫陸宣公奏議眞文忠公大學衍義
許文正文集等書則未嘗一日不紬繹也及卒於官
幾無呂爲斂眞介然有守君子哉呂次子天綱貴贈中
議大夫禮部侍郎追封天水郡伯夫人封天水郡君子
男三侃翰林國史院譯史年十九先卒天綱舉茂異除
宿州儒學正呂御史大夫掾見知文皇超拜浙東廉訪
司經歷南行臺御史進內臺御史歷僉淮東山東廉訪

司事擢嶺南廣西道廉訪副使改副使湖南天經蔭獲
 嘉簿冀寧錄事年二十八卒於官女二壻潞州屯畱簿
 王蔚僉江南浙西道肅政廉訪司事傅汝礪孫五植構
 楷槐棟構江西行省檢校官植槐早卒曾孫四炳輝炤
 耀天綱副憲廣右既得推恩封公夫人北還至儀真而
 構除官江西適至乃命之曰侍郎之葬四十七年矣而
 墓碑未立蓋有待也今蒙上恩官爵勳封皆四品亦已
 三年可呂表諸墓道矣我昔在憲府嘗識太史虞伯生
 氏於趙魯公之宅魯公篤府君故舊之好嘗言先世遺
 事太史其必識之今歸老臨川爾至江西其代我請銘
 其客傳若金著行狀與其書呂至集曰嗟夫人孰不欲

使其親之有見於後世乎其言行無所繫於當世則亦
 末如之何也予觀其狀與昔聞於魯公者諒可信故為
 之銘銘曰

在昔世皇建元命官小大文武雍雍桓桓寬則易弛容
 則多肆肅而正之乃立御史慶賞刑威有勸有懲治朝
 清剛姦慝不與天子仁聖置相委政彼黠而囂竊我威
 命狐詐虎虓肆為百欺烈日嚴霜陰祇莫施呂爭呂抑
 不遺餘力峩二惠文撫劍莫擊公於此岿弗亟弗徐攜
 印就曹閱其文書急則為傷緩則已靡分條析纓呂極
 其理鈎籍無施反歎其能不惡而嚴官有恆尊詭異之
 觀君子所斥諤諤有言狂獬屏息公贊大農務植本根

道園全集卷十五終
卿奏其書曰孚上恩玉食不會庶邦畢獻度其常供有
正無羨繡衣舒舒畿甸周諏三年載遷盡瘁曰瘡嗟當
治隆百吏樂職我獨多艱弗踐曰陟垂五十年令子登
崇持節海嶽天子所庸遺忠遺直父訓斯在爰及其孫
夙有冠佩歸視其阡松栢如雲伐石巖巖來徵斯文三
加彌尊有爵有秩繼茲有書觀者必式

道園全集卷十五終

虞文靖公道園全集卷三十六

歸田藁十三

墓誌銘

臨川隱士孫君履常甫墓誌銘

孫君諱轍字履常其先自金陵來居臨川高祖彥居官
治獄有陰德曰子貴贈奉直大夫曾祖次康迪功郎祖
果父震妣蔡氏君未成童而孤曰母教知警策自樹立
臨川文物之邦自昔有行義文學政術之士相望於代
宋亡故進士數人衣冠偉儒爲眾庶儀表三四十年而
後盡君之生後於諸公而誦詩讀書檢身慎行隱然蚤
有譽於州里郡人力足曰致客者具禮幣迎君於家塾

身率子弟受學候問敬養如事父兄久之從學者日眾始卽家居而講授焉一畝之宮近接闐闐樹竹數個門庭蕭然外齋內燕嚴靖有恆戶外之履常滿與門人考德問學曰孝弟忠信爲主本言溫氣和聞者油然而自得虛驕暴虐之氣忽然消阻故雖童孺亦知所趨鄉不違軌轍而郡中俊彥有聲者達達皆自曰爲出其門矣君居必端坐出入有節待親戚鄉里禮意周洽言論之間無幾微及人過失長短而不經之瀆非理之干亦無自而至前矣士子過郡者必來見多愛慕之不忍卽去自部使者郡長吏曰下文武吏士仁且賢者莫不下車裴回至於君之里君樂易莊敬接之曰禮言不及於官

府而豈弟愛人之說則深致意焉江西行省憲司聘辟皆不就朝廷嘗遣奉使分道問民疾苦於天下齊太史履謙學者也實來江西曰遣逸特舉君一人學官歲皆致廩餼皆卻不受自卿大夫至城市田野莫不稱之曰澹軒先生云君雖甚貧事母至孝母夫人性嚴君承順甘旨不缺常足曰致其歡心寡姊有三甥女皆養之親側及笄審所宜歸而歸之女弟有痼疾居室無閒言母夫人年九十五而終君昔年已六十哀慕摧毀不敢自曰爲哀君子稱焉君曰元統甲戌十一月癸丑卒距其生之壬戌凡七十有三年娶程氏郡名士之女也前二十年卒無子有女三人適黃勳適王瑜皆前卒其一未

笄君歿皆命從子繼祖之次子益爲己後明年君之親戚門人與爲之後者己十二月壬申葬諸臨川靈臺鄉高橋嶺之原使其甥女之子李彝來求銘君有文集若干卷其門人將刻而傳之故翰林學士崇仁吳公伯清敘之曰所謂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於此可己觀其人焉君有近體詩曰自是難容力那堪預作期勿忘仍勿助非速亦非遲可己見其學之所至矣陸文安公生臨川之金谿近皆郡之學者益己爲慕鄉吳公嘗喟然於私曰陸子之學如青天白日不可尙已聞其風而悅之者或莫究其實際而昧其旨歸其失之遠矣深可歎也吾觀孫君教人篤實平允守經循理庶幾不知者之不

敢爲過高自欺之說己自詭而今亦亡矣噫吾將誰與歸乎爲之銘曰

化俗達材本乎君子奕奕侯邦民庶來止孰敦吾涼孰廓吾鄙躬行己率人用知恥有遊有從觀感成美仁義之言其著在此銘表其鄉己助髦士

故臨川處士吳仲谷甫墓誌銘

臨川有隱君子吳仲谷先生者生故宋景定癸亥七十七年而卒則國家仍改至正之五年己卯之十二月也其孤肇營葬得地於其里長寧梅江之下堡己明年庚辰十月甲申窆焉先事來求爲之銘其先居金陵南唐歸宋卽來居臨川東門買田金谿築室城東己居郡故

道園全集卷三十六
三
多氏吳者別之爲東門吳氏云世爲儒家而隱德不耀
淳熙中金谿有大儒先生陸文安公呂卓絕之學尙友
聖賢與新安朱子同岿竝起呂其學教學者天下師尊
之而文安公實娶於吳有諱漸府君識文安於齠齻曰
其女歸之他日子孫祀府君於書堂呂文安公侑食名
之曰清潤用晉人語也府君生武寧主簿文盛武寧生
惠子有書曰易論機衡其弟國史校勘正字有書曰二
禮經制書上送官竝免本州文解而校勘用薦者得召
對稱旨而著廷辟爲之屬矣是爲先生之大父而先生
早喪其父瑀鞠於伯氏伯氏沒服伯氏之服而喪之三
年世母朱氏年八十六而卒服喪禮亦如之先生之居

是邦十世四百年官雖不甚顯而清修文雅見稱於君
子公卿大夫有過於清潤堂之門者莫不見焉先生曰
貧而書堂不加葺而敬者不衰則先生得曰繼之者先
生當我國家混一之盛野無遺賢而端居講授鄉里自
江右之伯帥牧守御史部使者與文學之吏薦辟相望
終身不爲之動先生無妄交而學士大夫過郡無不求
見焉故楚國程文憲公見知於世祖皇帝凡所薦引起
家臺閣風憲者數十人而嘗貽書於先生曰臨川士友
及門者踵相接也獨相望足下耿耿如玉人而不可得
見程公好賢聞天下而先生待之猶如此則其爲人可
知已郡人尊德而尙世謂諱漸府君曰東齋謂校勘君

曰石泉二禮君曰西泉謂先生曰北齋皆因所居而稱之不已官不曰字蓋其士風之美者乎先生諱定翁字仲谷弱不好弄儼然如成人自長至老衣冠曰居寒暑不懈讀其遺書保其先業曰長子老孫不求贏餘曰自廣而族人子弟婚嫁喪葬竭力曰助之宋亡皆有故淳安令平山曾子良退居其鄉先生從之遊其要曰爲求聖賢樂處崇仁甘泳中夫者曰雋邁而能隱曰其卓識高志悉寓於詩自曰爲人莫之及而人亦信之先生從之學詩尤得其音節氣岸久而造於冲雅則其自得也故翰林學士同郡吳公曰爲有盛唐之風而今學士豫章揭公昉碩引曰比諸涿郡盧公摯曰爲盧公位顯而

氣完不若先生之幽茂疏淡皆確論也先生初與昉碩友同郡孟均盱江程百年劉崑習皆其人也然後皆出仕或至貴顯先生泊然自如又有孫君履常亦自金陵來徙者也數十年來與先生同爲是邦之望而先生尤爲清苦詩特其一學之美而已集從先生寓是邦五十有餘年退而閒居者八年始哭學士吳公先生又三年而哭孫先生又三年而哭先生而郡之老成盡矣吾黨之小子學者將何所仰乎故不辭而爲之書先生娶鄧氏繼畢氏則知韶州允升之孫將仕郎行之之女長子肇有文學象州儒學正次端爲伯兄後又次載女三人長適饒泰來次適張益幼適涂禹玉孫男四人湜濟元

生還生女五人長適周士元次適楊讓又其次適陳會
幼在室先生平常有言曰士無求用於世唯求無愧於
世蓋名言也其歿也自始病至寢疾飲食服藥如其常
其將沒召子孫申誨曰先世之所曰久遠者屬曰輯其
遺文而不及他事沐浴具衣冠卽席久之翛然而逝可
曰見其爲學矣銘曰先覺旣遠學迷其宗危者爲崇愿
者爲恭不足之欺善默其容君子憂之孰爲汗隆我瞻
青田卓哉獨識陽春高秋青天白日孰造其原不載曰
積吾儕困學每病其室皦皦先生於學其傳安節躬行
不矜不遷我咏其詩幽茂自然梅江有藏隱君之阡

亡弟嘉魚大夫仲常墓誌銘

元故嘉魚大夫虞槃仲常甫曰泰定丁卯六月七日卒
明年其孤官葬之撫州崇仁縣禮賢鄉廿六都之圓湖
石鐘山後十五年其兄集歸休而老始克敘先世列行
事著銘刻石於其墓云虞氏系出虞仲世家會稽唐永
興文懿公諱世南陪葬昭陵爲雍人後十一世□從僖
宗入蜀守仁壽郡因家焉八傳爲五世祖故宋乾道丞
相贈太師雍國忠肅公諱允文四世祖直祕閣贈開府
儀同三司曾大父利州路提刑贈朝請大夫諱大父故
仁壽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國朝累贈嘉議大夫禮部
尚書雍郡侯諱考故國史院編修官累贈中奉大夫四
川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雍郡公諱汲妣雍郡夫人

楊氏仲常曰故宋咸淳甲戌六月十一日生於臨安先夫人之父故宗給事中工部侍郎國子祭酒眉山楊公文仲方拜太常卿而仲常生於館故小字曰常明年楊公出守海上我先人從之既而宋亡國朝至元戊寅之歲內附先君出海北還仲常已五歲干戈中旦暮不相保無書册可攜先夫人寘我兄弟於膝曰口授論語孟子詩書等文又二年庚辰至長沙始得書讀之而仲常已盡誦諸經略通其義矣蓋與集同學而勤苦尤過之又七年至撫之崇仁先君有友曰吳公澄幼清氏先夫人曰此大儒非常人比故我兄弟雖學於家庭而仲常深究力攷已爲吳公所知二十娶潮州治中宜黃譚氏

則姑氏之女也姑氏遣女資裝頗治仲常不日動其心予家甚貧而其婦安之仲常之身教也其幼嘗嘗讀柳子厚非國語曰爲國語誠可非而柳子之說亦非也著非二國語皆人已難其識民間傳聞朝廷得李斯傳國璽者御史中丞崔彧使秘書丞楊桓辨而上之乃著頌極其所欲言而未始進也皆人美其才稍從諸侯爲賓客署湖廣行省龍陽州儒學正全州清湘書院山長除辰州路儒學教授冀斗升曰爲養然所至論學設教饘粥初不給也辰州未上而延祐科詔行歲丁巳曰蜀遠就試江西明年廷試賜同進士出身除吉安永豐丞丁郡公憂不及上仲常之家居也無晝夜手不釋卷事親

之暇內接親戚外交友朋酬酢人事有方有節井井不紊於詩於書考諸傳註常病其傳襲爲說而無曰知古昔之意皆定著其說凡數十篇其學尤粹於春秋曰爲諸傳不足曰得聖人之旨亦別著爲書尤病左氏之夸於詞而謬於實也遂并史漢之謬而論之其書具存曰其平日慎重不發故知之者鮮而及其門者不足曰究其學之所至未有曰傳之每與吳公論其所學必爲所許可讀吳公所著諸經說他人或未足盡知之而仲常輒得其旨趣所在蓋其用力精深而有曰得之非泛然也後之君子有得其書而讀之始慨其人之不可得而哀其所見於世者僅此而已先君之服除集復召歸次

對而仲常除湘鄉州判官吾二人者雖志不在仕宦而貧無曰爲家慟哭而別仲常之治湘鄉也同官多自進士出敏於爲官而仲常信所學頗稱癖湘有富人殺人而使受役於己者坐之上下莫不阿從而坐者亦無他辭矣仲常獨不署而死者坐者卒皆不冤有巫至其州稱神降告其人曰明日火又曰火又曰火又曰火又曰火民曰火告者仲常皆赴捄至達晝夜告者數十寢食盡廢而縣長吏曰下皆迎巫至家而厚禮之又曰將有水與兵且至州大家皆盡室曰逃幾不成州巫大言惟虞公不信我仲常聞之謂其吏曰吾未暇耳行當召問之明日得劫火卒一人訊之盡得巫之黨所爲狀坐捕

盜司召巫至鞠之無敢施鞭箠者仲常始命告語者二人謂之曰此方爲大亂也安有神乎急治之盡得其姦狀與其黨數十人羅絡內外果將爲變者曰尸諸市官府民家曰安迺服儒者之爲政如此秩滿如京師將與集相見而道中暑卒幼子豈從行殯諸桃源縣之北而奔告於集叔弟葉同在京師乃營葬費使葉與豈歸其喪未行而宣已自臨川奉柩而歸諸崇仁嘉魚令之命下仲常不及見矣嗟夫故宋衣冠之世家百年曰來幾已盡矣而遺經道學之傳尤鮮焉先君先夫人抱先世遺教於萬死一生之餘忍貧茹蔬使我兄弟得曰就學集之不肖雖竊祿食無曰顯揚其親曰仲常之積學立

志著書立論有可傳者而所至止此此皆集不誠不剛上負祖考下負賢弟者也是曰歸來數年之間宣等屢曰誌文爲請每一執筆興思輒流涕而不能成章今年已七十疾日加甚恐終無曰盡吾情者乃敘而銘之子宣次曰次豈皆國學生孫裕貺埴椿桂墳女適賈熙次適袁州路錄事判官袁正有諸經說若干卷文集若干卷藏於家銘曰

忠厚之心純剛之教我親孔艱保我視倣學而自信行而自持乃克有爲我親之思同習異成不敏在予來先去後我哀弗除精神何之託翳邱土剛復爲人孰待來古

皮槩維楨墓誌銘

皮槩字維楨臨江路清江縣崇學鄉下熾里人也故宋參知政事龍榮之世家紹定己丑進士宣教郎知平江縣事與之曾孫鄉貢進士內附國朝嘉議大夫南雄路總管府尹兼勸農事一薦之嫡長孫廕授忠顯校尉前岳州路平江州判官潛之子也母虞夫人則故丞相忠肅公之五世孫國朝贈嘉議大夫禮部尚書雍郡侯亞之孫中奉大夫四川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雍郡公汲之女而集之長女弟也槩曰大德丁酉閏十二月初十日生弱冠曰文學稱於鄉娶河東李氏故集賢侍讀學士中奉大夫倜之女也故翰林學士資善大夫知制

誥同修國史臨川吳公澄之在朝也肇開經筵進讀極一皆之選其告老而歸猶拳拳曰勸講爲重事薦才爲已任皆爲書達於朝廷使備檢討之選未報故集賢大學士光祿大夫高昌岳柱出爲江西行省平章政事所部州郡有知名士皆禮而延之而槩爲之客甚見愛重將署置幕府不屑也蓋其負志甚高而母氏先歿李氏婦又喪其父不樂仕州縣屢遷官不曰爲意而知己鉅公又先後去世是曰未能有所發也再娶同里徐氏蓋東漢隱君孺子之裔孫子男一人西女三人長適同里楊亾次女許適同里姓亾次幼槩曰至元丙子二月七日卒得年三十九後二年戊寅三月十九日其父葬之

道園金錄卷三十一
十一
龍興路富州奉化縣黃原坐未向丑集爲紀其家世歲月如此嗚呼前朝故家日遠而微其起而際遇國家之盛者其氏族不必因其舊也多矣槩內外家文獻庶有足徵者槩又敏學意氣蓋有父風而翰墨幾乎舅氏之侶矣吾女弟止有子一人而止於是其可悲也夫其可感也夫銘曰

金利玉輝鼎鉉弗施永瘞於茲噫

故修職郎建昌軍事判官雷君墓誌銘

君諱昇字則順姓雷氏豫章豐城人雷氏自煥得寶劍於其邑世世宗之爲望族故宋皆有諱蔭者自邑之會昌遷居成溪三傳生才才生震震生贈承事郎雲翔承

事郎生通直監南嶽廟賜緋魚袋璉通直生文林郎京西安撫司幹官贈中大夫祁君曰爲曾大父禮部尙書寶章閣學士通議大夫廣東經略安撫使知廣州開國豐城宜中君曰爲大父奉議郎大社令通判韶州國乘君曰爲父君本尙書公之弟諱憲中之第五子也曰景定辛酉九月十八日生前三夕尙書夢得寶鼎於狀元坊旣而君生尙書語其弟曰是足當夢鼎之祥矣我將奏之曰官必曰爲吾子之子六歲背誦論語孟子無遺句稍長嶷如成人弱冠爲諸老所器重會德祐改元尙書遣進表行在所補將仕郎曰歸嘗方多虞闔臣急於用材辟建昌軍軍事判官出官修職郎是歲尙書起鎮

廣州大社從君畱居家尙書在廣州劾悍將易正大而尙書亦曰言罷出廣州還至曲江道梗不能還適大社除倅韶奉尙書將入城國朝軍自湖南至大社死於兵而尙書南邁至於馮村之地而止焉後三年北兵卒至尙書所居傷及尙書之身兵去門人請療之尙書曰國事去矣吾何曰生爲遂死踰年計始至於鄉君服喪如禮而族人或謂尙書家遺業甚盛將爲不利於爲之後者君曰國破家亡固其宜也且族人固吾祖父一身之分也何愛而不與之共乎卽分與之有差已取其餘而已獨歸櫬南海則曰爲已任每一言及則慟哭流涕不能寧處求申其情事歲在丙戌江南之內附已十年矣

而嶺海之道始通君辭所生父而與之訣曰大社固已無可奈何萬一尙書旅櫬不得則兒未有還期遂去至廣州畱數月訪諸故吏黎應豐得尙書殯處奉柩泛海及廣州遇海寇洋中鄰舟人赴水死君手銘旌大慟號詣寇曰故尙書雷經略之棺也寇爲之感而問曰故宋雷尙書乎曰然爾爲誰曰尙書孫也盜義而去之乃得達而門生故吏猶有在廣州者迎哭哀誄相屬於道北還數經險阻身先輿役行道之人哀之而鄉黨宗族咸謂尙書有孫矣是皆朝廷錄用宋故官及其子孫程公蜚鄉歸朝薦君爲清江丞不就遂終其身云至元戊寅尙書中山之里第燬君奉神主抱遺書簪笏誥命曰避

而不及其私居北園三十年求聖賢於方冊與名士爲
交遊前進士范登氏題其齋曰止善表其爲學之志如
此鄉人有蒙誣於官而不直者邑大夫適見君君爲道
見誣之故大夫從而直之其人感君恩懷白金爲謝君
斥去不受大德至大閒里中饑至順庚午又饑君皆出
已粟賑之全活甚眾里人爲之謠曰六十年前歲庚午
雷氏出粟活飢者後庚午歲歲復饑雷氏出粟如當昔
雷氏子孫力爲善文章貴重當復見其世澤可知矣卽
中山爲居如尙書昔規制人不曰爲過也國學進士國
登者本君之同父兄也子泰禮孫民傑皆相繼歿無後
君乃求諸伯兄將仕郎國賓之孫同康而立之曰成進

士之志君娶同里曾氏房州知府光之孫女也資送充
厚而曾氏遭苦艱家遽乏君盡歸所資資曰養之親喪
未葬者葬之老而無子取其從兄之子焱曰繼之教育
之至成人而後已至順癸酉十一月廿九日卒曾夫人
先十八年卒子男二長鑄永新州蒙古字學正慶遠等
處安撫司教授次濤女四壻曰敕授安福州巡檢王蔡
胡克忠曰吳廷玉次未嫁孫男四永吉終吉逢吉洪壽
孫女六長適臨江路學正范復祖次適徐理餘未嫁曾
孫女一人將曰公年公月公日葬君於公處范復祖予
甥之子也是曰鑄介復祖來告曰鑄不忍遠仕妨朝夕
之養亟歸侍側不兩年而先君竟棄諸孤庶幾其遺事

之傳於不朽也敢曰墓碑爲請集觀於故國世家其子孫漸曰陵弱者多矣若尙書大社皆死國難與君歸柩之事皆可書且其婚姻家又皆前代簪纓之舊亦可尙矣故爲之銘曰

赫赫宅里世濟其美尙書之孫大社之子奉柩海濱安其歸魂大社有子尙書有孫鍾鳴鼎食來爾嫺戚生瞻令儀其藏可式

故奉訓大夫衡州路總管府判官致仕楊君墓

誌銘

眉山楊氏系出華陰漢太尉震至唐漢公居靖恭坊子孫益顯僖宗之入蜀國子祭酒膳從之其弟勝爲丹稜

主簿遂家眉山歷五代宋歲久族大世有文學顯官及其季年尤盛參知政事諱棟曰道學事理宗景定甲子論彗星忤旨宰退居臺州曰歿參政之父諱端仲贈太師申國公而履之其仲子也官至榮祿大夫淮西安撫兼知和州文武才略勇毅過人武將自行伍起者皆嚴憚之有子諱公畿內附國朝曰嘉議大夫爲南安路總管兼府尹軍旅之餘江廣之間綏撫鎮遏恩威並著蜀人士大夫在故鄉皆深苦兵寇之禍故在東南者皆走嶺海及知世祖皇帝神武不殺稍稍北還而家業狼狽僅保性命凡道曰度嶺者南安公必出私財曰周濟之得不至顛沛其甚不能自存者有全室養於楊氏者矣

道園集卷三十一
南一
南安公之既老一至杭州盡其田施諸族人而還居廬陵蓋自南安北還止此而不能去也子曰壯行字伯學侗儻好學問喜交遊一皆之名入若故宋禮部侍郎鄧公中齋博士劉公辰翁及鄉人江西儒學副提舉陳公黃裳皆忘年與之遊和州有先業在杭之咸林參政之退居嘗聚族於斯也南安沒伯學始得至其處理其蕪沒曰施諸族人而還故江西平章政事淄萊姜公世英故江西參知政事東平徐公琰知其才力薦之仕乃曰父廕除修武校尉韶州路仁化縣尹歷吉州稅務提領永新州判官改承務郎邵武路邵武縣尹廣西慶遠南丹安撫司經歷年方六十曰疾告老授奉訓大夫衡

州路總管府判官致仕娶王氏廬陵人生子昌文彬文昌文資爽異好讀書衡州公之在仕也服勤左右克成父之志其歸老也曰善事稱屢赴江西鄉舉不第科舉廢始用衡州之廕授崇仁縣尉曰至元四年戊寅之歲七月七日上奉其父曰來來數日即病曰八月二日卒衡州君年七十有一久病聞尉之沒起撫棺大慟遂曰疾篤後十月卒嗟乎人生至此其爲厄亦酷矣哉尉知集之自楊氏出也其始至即曰父命來謁求通其譜於舅氏之子者而觀之蓋我先雍郡夫人之父則故宋工部侍郎國子祭酒諱公其系則出於丹稜府君於屬則參政其叔父也寶佑景定閒侍郎與參政同朝諸父昆

弟之愛敬無閒言蓋衡州君欲與集中論此事而不及見矣悲夫子始哭尉其子樵號而曰衡州君之命求志其墓喪未行又哭衡州君而未及書也彬文來奔喪又號於集而求書衡州君之事如此邑之人聞尉父子相繼沒在殯未能去里巷莫不嗟悼而同僚亦深念之況於集有鄉里親戚之故其有愛於一言乎昌文字貫道生至元丁亥娶蕭氏李氏而二子黃氏出也銘曰西望故鄉山川邈悠鬱二青原南安有邱澤既再傳而不克永載柩江路連發其引喬木之家其餘幾何載其世官表諸山阿有學有文則在孫子三世之藏尙福多社

袁仁仲甫墓誌銘

袁君公壽字仁仲其先南豐人遷臨川之樓撫山居八世兄弟多至六十餘人君之曾大父泰其一也大父世賢父士宗母楊氏君曰故宋寶祐甲寅之歲生娶吳氏鄉貢進士解之女子四人長曰剛善其次三人擇善主善與女一人皆早卒獨剛善有子曰啟女二君曰大元至大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卒葬其里之官莊故宅墓之後地近鄰人之圃剛善懼它皆耕鋤之及也卜至元丁丑六月甲申改葬君於波原紀家坎先塋之後坐丁向癸□□集老病家居延剛善於家塾使子弟執經而學焉是日求集書其事於石曰志今墓云君之父有惠

於鄉里鄉人曰爲長者至子孫不忘君八歲喪母二十
喪父值宋之亡寇起傍近而官軍又狎至不能安居而
去之鄰屋率焚蕩眾善君父子故其室獨全五年寇平
迺歸又有暴客卒來犯眾爲擊殺之吏按其事特爲患
害家曰是益貧君不曰動心爲學甚力自經史醫藥辨
方卜日之書靡不精究置書冊滿座有隙暇未嘗廢讀
鄉之子弟曰束修求誨每盡心焉其爲教尤曰已所不
欲勿施於人之語爲切要懇懇爲諸生言之又好施與
宗族親戚之家有數喪不能葬君爲葬之力不足爲之
葬亦隨而助之且歿皆有再從叔母之喪未葬猶念念
圖畢具襄事其爲人大槩如此云故翰林學士臨川吳

公澄之言曰爲人子者思有巨顯其親與其求虛文於
人孰若修實學於己眞孝子曰事也予文不腆不足巨
塞闕善之志然而四方之士及吳公之門者多矣若黜
善者從公生豈畫有所受夜必知思及其歿也日記其
遺言緒論擴先賢之所未發者筆錄而傳之篤信而修
之充其所至庶幾吳公之所謂孝子顯親者乎銘曰
深藏之士厚温天光發新子有聞

故臨川隱士婁君太和墓誌銘

婁君志冲字太和其四世祖諱郝宋嘉定參政忠簡公
機之從兄弟也始自嘉興分居臨川生忠州文學必中
文學王建曰詩經貢郡晚曰特科對策歷官至監福州

閩安鎮受知於三衢徐公霖廣信徐公直方而與章貢
曾原一浚儀趙崇澤同郡林寶去段信友六人者皆一
峕之名士閩安有西子伯南良與其父同年舉進士第
官至從政郎吉州司法參軍而宋亡仲起南寶祐乙卯
舉鄉貢進士叔文輔咸淳庚午舉鄉貢進士季起莘四
子者各有子一人今信豐縣尹志淳司法之子而君則
寶祐貢士之子也故翰林承旨楚國公程公鉅夫銘咸
淳進士之墓而歎曰予過臨川登青雲之峰而永歎焉
昔嘗見其渠渠煌煌者今亡有矣亭榭花木巋然百年
之舊惟婁氏而已與其兄弟遊行若思坐若遺言若不
與世相類而能保先世之業者信乎忠厚之可長也夫

信豐前王石城簿峕故翰林學士吳公澄贈之曰言曰
子巳庚午舉鄉貢與其叔父偕視簿猶從子也是峕司
法已歿見其仲叔季氏鬚髮皓白儀觀甚偉如商山老
人畫像正至朔望深衣巍冠領羣子弟序列家庭接見
賓友一如司馬文正公家範士大夫家能存承平峕禮
法之餘風婁氏稱鄉邦第一噫何其盛也元統癸酉冬
予自禁林告歸僑居臨川之外邑明年有旨復召還從
使者至臨川而疾作畱居城府再月詢故家遺族得婁
氏焉是峕信豐猶官石城獨得見君與其弟若子戶庭
肅然其中堂曰斑衣之堂者婁氏之先祠在焉相禮者
道予過堂下肅揖東行北折升君之新堂觴豆在列子

弟序立執事君皆已得末疾日愈猶從容相爲禮尙如
吳公所言其諸父皆稍前出其中軒左圖右書竹葉森
爽觀其安於文雅不覺況然而自失也去之三年君曰
仍改至元丙子之歲五月甲戌晦卒距其生之歲乙酉
得年五十二其孤槩等將曰明年丁丑之歲九月辛酉
葬於臨川縣招賢鄉增芳之原信豐曰其孤西行百里
至予舍求予作其墓銘予從程吳二公之後知婁氏家
世懿行又知信豐之治民真有豈弟君子之意且親嘗
從君於其堂也而嘗歎曰其諸子同高祖之兄弟也而
同居無別籍循循然奉承扶持略不見其有閒鄉里州
閭之間文獻故物漸盡安得不爲君銘之而著予之深

感者乎郡有耆德君子吳公定翁長君二十年而述君
之行甚詳蓋曰爲君幼知孝敬生四年而母張氏卒已
知哀泣事繼母楊氏又九年而卒能治其葬郡人淳熙
神童王克勤之諸孫登龍者娶於余賢而無子有女一
人擇壻得君君尙幼女猶待年而王氏之夫婦歿繼立
子不能喪君曰弱冠往治其喪無遺闕又因王氏之室
立祠使王氏子得曰奉之君有姊嘗許適舅氏之子張
元哲遠遊歲久不能自還君遣客賚裝曰之歸厚遺而
妻之及姊氏歿視其奩橐略無存者衣衾棺槨君悉爲
之具蓋君之資質謹敏而持重幼而學之不煩程督稍
長能棄幼志遇事如前所云者皆能咨稟於父而行之

有成人之道焉其閒居儼然若思不妄言笑家庭之間
敦睦嚴整居無他好坐無雜賓服無華靡室無妾媵凜
然畏慎如恐失之曰順曰安曰終其身曰遺子孫究而
言之抑亦可曰爲完德嘉遜者矣子三人榘彬楫女三
人孫男一人女一人其銘曰

令德之門殆難爲賢隱君有能著自早年五十而衰其
用弗宣身修於家如玉在淵我懷二人論德立言邦人
信徵刻石在阡

劉宗道墓誌銘

宗道諱自誠姓劉氏其先臨江人自三司磨勘贈太師
武主客郎中贈太師立之生公是公非兩先生是爲集

賢學士贈太師敞中書舍人贈太傅敞太傅之孫全州
史君符遷金谿生吉州史君龜從吉州生武岡主簿孟
博武岡生孝顯其曾大父鄉貢進士粹中其大父有傳
其父也曰至元辛巳生元統甲戌二月十三日卒年五
十四是年四月望其從兄自得曰其從子儼來見請書
其墓石曰文予先從自得得其家譜知其自清江遷金
溪之世次思其先世博學大雅而觀其子孫忠厚而眾
多蓋爲之屢書其遺事茲又何靳乎乃得其從叔父有
容之言曰予於自誠生而愛之也深歿而哭之也哀欲
其久有聞於來世也故屬信辭曰待於傳遠之文焉予
乃按而書之曰宗道幼在父母之側容貌莊謹而敏於

事皆大父故無恙也故家老人頌言先訓蓋不自知其
文懿之及人深也而子孫習於見聞修飾靜好自有不
期然而然者況人能從師力學曰自立其所成就豈起
於一旦者所能及哉曰長子綜家務雖身任其勞而咨
稟曰皆無敢專任內治田園之生外應門戶之務不亟
不徐條理井井不役役於利而用愜足事旁午而至處
之裕然一不曰貽親憂使其親日休休然觴詠爲樂故
州里之所共愛慕者也皇慶壬子其父歿延祐甲寅母
△氏歿終喪無違與其三弟居無閒然也後四年長弟
自任歿踰年幼弟自勉歿自任歿皆子做才七歲教育
如已子親爲加冠而授之室又十二年仲弟自重歿十

餘年閒手足之念實鍾厥心曾不曰家督之勞爲病也
讀書之外留意醫術病者來告診而與之藥輒愈人多
感之廣先人之廬曰居務爲完美不加雕飾而古書名
畫佳木修竹有足樂者延名師勝友與之遊是曰有可
閒之亭焉而人亦謂宗道爲可閒矣娶周氏子一人休
女五人子休居喪方弱冠做懷伯父之撫已也佐休治
喪事惟謹族人善之是曰請銘而做實來墓在△處葬
曰△年△月△日先宋文學大家在江右者歐陽王曾
劉相等今劉氏子孫獨可徵如此盛哉銘曰
墨莊之遺播於金川有苗有秀有實栗堅匪今斯今幾
三百年濟濟衣冠豈弟之士鍾和流芳自宗道氏尙有

道園集卷三十一
三十一
紹之曰耀永世

故臨川黃君東之墓誌銘

至順四年予曰疾得告歸臨川明年春有旨遣使召還
輿疾至郡城病益甚使者曰其狀還予乃得求郡士之
工於醫者而議所曰療焉有紅顴白須美眉曰偉然丈
夫而來者曰游東之年將八十矣慷慨善論因子疾閒
而言曰我本姓黃氏自高祖託婚於游而曾大父成大
父貴父友直世曰游爲氏而黃氏之族昔同出於一人
之身者遂爲路人而與爲兄弟族人者則游氏也不亦
誣其祖乎因著譜去游復黃我娶危未有子曰異母弟
師孟爲子久之殊不安也不敢曰爲子旣老猶無子而

師孟有二子曰自省曰履信取履信曰爲子履信之子
祿生而自省之子曰助勉勳勳具著譜請一言曰自信
予迺爲之言曰知禮之所不可心之所未安而能不憚
於自反焉不亦君子之道乎後四年予客袁君誠夫爲
履信求銘東之墓誠夫故翰林學士吳先生高弟而勉
又從誠夫遊於予門者也其言曰東之名大明生宋寶
祐甲寅年二十岢遭宋亡臨川旣內附兵盜旁起未寧
其父與幼子避之宅所遇害於盜東之守舍冒難曰其
喪歸葬旣而遇方外士得治小兒病方用之應驗鄉人
有許文叔兄弟子姪皆善醫一家之間講明精到各有
著述其治法非麤工所知東之從之遊盡得其學所療

多十全著保嬰玉鑑四卷傷寒總要三卷脈法三卷集
驗良方六卷藏於家於病家之酬貧者無所取麤給者
量受之力厚多貲者不復辭或有曰田二十五畝而求
學東之者東之曰子學不易成不足曰爲貧子遽失田
則無曰爲業是不得此而反失於彼也弗受其田來學
者眾輒語之曰治子業不精不足曰活人而易曰殺人
非拒子不教也同郡范素亦請學焉東之曰子則可矣
古書多簡奧意旨深遠子沈默通敏庶幾得之沈審不
忽易善揀而不爲利則不輕於人命矣遂盡曰告之至
於訓子孫尤諄謹且卒又出集驗良方曰授之而謂之
曰學非止於此也小心彊力而推充之庶乎家學之不

廢矣卒之歲爲仍改至元之丙子十一月二十一日戒
其子孫曰予自揆平生無妄醫曰殺人之罪僧道士其
勿用嘗自擇葬地後知其弗善弗用也更得里之淳湖
坐乙向辛曰明年六月甲申窆予觀東之氣剛而才美
禮審而善斷者年康彊隱於醫曰歿利澤之遺將克昌
其後嗣也夫爲之銘曰
聖人有言醫貴有恆恆則彝倫弗斁弗陵禮由人心律
亦附禮微或不安君子弗履善哉東之爲書孔多厚生
慎微古人同科古之爲治尊生辨類曰此揀傷是曰足
貴

王母龔氏孺人墓誌銘

臨川蓋塘里王氏有九十一歲之母孺人龔氏則故儒士諱敏學仲文氏之妻而靜孫及女適徐庭桂適饒次劉者之母天福齊會及女適阮能任適鐺質適楊好古及一在室者之祖母泰定安童及九女子之曾祖母舉生及一女子之高祖母也孺人始嫁執婦道既嫠辛苦成其家見四世孫呂上壽終故其子孫欲有呂示後人而於族人親戚鄉里亦欲有聞呂爲勸也於是饒次劉呂從兄宗魯之狀來請銘宗魯郡名士老而益篤於古文從事文學而嘗舉遺佚者也乃信而述焉仲文前娶楊氏生一女而卒龔故盱江太守家愛其女擇所歸既長而仲文娶焉善事其君姑而撫其女如已出未幾臨

川內附國朝郡縣吏皆軍帥所署置畏事長者多未出而民間大家狃習怯懦不任力役呂失其業而仲文獨能有立室燬於寇更徙而新成之皆孺人治其內呂助之也既而姑氏與仲文皆卒卽故山呂營葬而有力者占之孺人攜其孤行哭於道將理之有司行路之人感焉皆法度初定有司義之按籍歸王氏既葬靜孫纔五歲耳孺人持家內外肅然受使令者執事毋敢怠其與居從子之婦張與媪之老於其家者事纖悉無所遺闕而家呂益裕尤篤於教子呂事詩書不墜先業爲務靜孫既受室出文書數巨帙呂授之則自丙戌至戊申廿三年之日記也陰晴起居飲食租賦門戶之酬應親戚

之餽遺豪髮謹審無一日不可考見曰吾爲王氏婦庶
可曰無愧矣然於族屬子孫之匱乏者皆留養之親視
其飢寒而爲之衣食令有所成立乃已自是子婦不敢
曰苛煩關白至於會元娛侍無倦孺人乃清靜曰居讀
佛書而求其理又康健者二十有餘年或勸其事佛良
苦則告之曰我自樂之不爲勞耳且非汝等所知也至
正辛巳二月二十一日舉家爲壽歡甚飲畢行後圍取
杏核種之顧謂眾曰此曰遺汝等食吾不能待矣歸三
日感微疾卻酒食弗御曰吾清靜曰俟終命醫至卻藥
弗飲又四日召子孫告之曰吾將不起吾平生無遺憾
遺教數十語皆忠厚之言問曰辰所值對曰甲子曰

今日未佳俟來日耳夜參半命長女曰吾念西方佛號
數十百萬具著於圖與數珠皆取曰來既至則曰吾往
矣無怖於心無戀於世戒勿遽哭斂衣危坐神色不亂
久之翛然而逝則是月之廿九日也其孤將曰明年九
月甲子葬諸金谿之鵝塘嗟乎勞瘁於事物有條理而
志常定者四十年及其老也寂靜專一者又三十年卒
無怛於死生之變真能順憂患而寧曰歸者壽年之高
子孫之眾世曰爲貴而不知其不可及者此也孺人曾
大父諱公父諱公公銘曰

百歲之閒世多險艱初逢其罹卒獲其安齊斬聚身煢
煢一息載鞠載育式克自立更數十年四世在庭歲嘗

怡愉既休既寧至於期頤忘昔憂患燕溫奉輿從曰珍
饌自約其豐幽貞是居全歸泊然良史罕書壽母之阡
著此嗣德來者源源善視松柏

同安縣主簿周君仁甫墓誌銘

集慶之屬縣上元有九世同居者曰橫山里周氏也其
先在唐峇曰惟長者與李太白遊子孫散處江東至宋
初有愛橫山之勝築室面橫山曰居者族曰曰繁及宋
季年有三曰簡書薦於郡者曰霆龍實生故同安主簿
勝孫字仁甫宋峇亦嘗爲鄉貢進士未及奏名而宋亡
不曰代易而廢學有聲搢紳閒朝廷曰東南新附海島
荒遠有待於綏撫置行中書省於閩海必用才能之人

東平嚴公曰功臣世家子僉省事用爲屬郡文學三年
辟爲泉州同安簿辭官歸於上元優游山水之間將終
身焉然憂民之志未忘也歲大饑出粟千斛曰助不給
有司曰新令上其事與官不就峇人高之又曰詔書舉
遺逸亦弗屑也年六十七而沒葬之西岡十有七年矣
簿君之女弟之子趙雷澤爲臨川郡幕長其母族諸子
告之曰子之仕國有前太史僑焉徵其文宜可得也遂
遺書使其客曰爲請焉嗟夫故宋之用人必自進士起
簿君父子皆故國進士不得成其名簿君遊宦海表又
不得大快其志故君子之所惜也昔者宋南渡伊洛道
學之傳緒多在閩嶠及宋既亡而前言往行遺風流俗

道園全集卷三十六
文一八
宜有存者誦詩讀書無閒閭里豈無可觀者哉簿君在
閩峇則至元廿四五閒也日月於邁其設施泯於知聞
豈不重可感夫數十年來朝廷置御史行臺於茲郡自
大夫中丞至於御史暨夫僚吏多名人是曰生平是邦
聲聞易於達仕進易於起四方賓客遊士曰才器自許
者亦莫不從事於斯而簿君之高志退然不動其心顯
者豈不在子孫後人乎簿君生開慶己未沒於泰定乙
丑葬於明年之丙寅配夏氏子四人長文當卒次文榮
次文宗亦卒次復貴女二人長適李杼次適王宗禮孫
男十有二人景誠景純景星景祥景暘景燠景曦餘未
名女二人曾孫男八人女五人夫爵位之不充名聲之

日遠而書者缺焉則是爲善者終無可曰爲勸也故述
所聞而爲之銘銘曰

爲善之實比諸吉金或汨於沙光耀弗沈有美簿君同
居九世居曰忠厚儼曰嚴毅身退有肯子學有師曰昌
其家源源可知往者雖遠來者未已追而書之天長地
久

道園全集卷三十六終



虞文靖公道園全集卷三十七

歸田臺 十四

墓表

李仲華墓表

至元十九年宜黃縣言於撫州有盜起仙桂鄉之南坑
 郡言諸會府得檄調兵命監郡虎翼招討郭昂捕治之
 兵至其處迺議曰環賊出入之道畫圖分其地各召兵
 殲之行軍令史李榮獨抗議不可夫造事興變一家容
 有所不知今盜起平民已受其害今不誅盜而欲擅殺
 平民乎脅從者猶當貸之況不知情者而可殺乎竊聞
 國家之制有罪者父子不相及也羣盜可召名得數十

里之閒口且數萬其可濫及乎當是豈內附未久守吏
率欲曰威服眾軍中又利其子女金帛往往計皆出此
而莫之爭主者聞榮言皆變色榮又言此吾天子之新
民也公爲首將不思撫綏曰稱國家懷柔之意而欲盡
剿之脫會府有命如此猶當申理其可專殺乎兵官怒
引弓射榮榮曰殺我活萬命可也官兵愧悟納矢箠內
更好問曰然則當何如榮曰盜烏合草閒無持久之計
當按兵勿動曰鎮之吾良民豈不知逃死求生哉吾曰
誠意諭之智者効謀勇者効力不日而盜成擒矣用其
策民大感悅牛酒交至獲盜首四人戮之餘散去鄉民
遂安當是豈微榮一言則枉死者眾新附未安之民疑

貳反側其禍有不勝言者今五十三年矣府史文書具
在予過臨川有諸生李本來謁循循進退有學者之風
從容問其家世事則曰鄉先生孫履常氏所爲述墓田
記相示且言其詳如此而其祖母王氏則宋故贈太師
諡文恭華陽王公珪之子中大夫知撫州仲山五世孫
女也爲之歎而勉之又曰仲華之子季淵率九子諸
壻與孫來請曰先父南坑之事昔者其鄉之民感之今
其子孫或忘之矣昔者闔郡知之今聞之者或寡矣得
一言於太史傳信於我後之人不勝季淵等之幸也敢
請如是者數至予深有所感焉訊之邦人言當豈與俱
爲掾者何止數十人獨李氏有子孫眾多而本等治儒

術與縉紳先生遊豈天之所曰報之者歟表其事於墓
足曰為世勸固史官之事也榮字仲華宋末年尚少郡
守多儒者愛其剛法律推擇為吏至元曰來仍從事於
郡曰嚴敏稱連出佐其屬縣尤慎獄事多所平反策司
聞其名辟書吏檄至而歿標本桓桀棣其長子故贛州
路寧都州蒙古字學正伯源之子也棟楹樞楫季淵之
子也季淵孝於母嘗三刲股療母疾輒愈郡人多能言
之嗚呼漢大儒多出名法吏家況李氏有陰德其後必
有顯者乎是為表

行狀

故翰林學士資善大夫知制誥同脩國史臨川

先生吳公行狀

本貫撫州路崇仁縣崇仁鄉咸□里曾祖大德妣張氏
祖鐸贈中奉大夫淮東道宣慰使獲軍追封臨川郡公
妣謝氏追封臨川郡夫人考樞贈資善大夫湖廣等處
行中書省左丞上護軍追封臨川郡公妣游氏追封臨
川郡夫人先生諱澄字幼清晚稱伯清姓吳氏其先自
豫章之豐城遷居崇仁七世祖周生二子璣將鄉兵畱
太平州璿生曄始居咸□生公之曾祖矣自是曰來世
治進士業先生曰宋淳祐九年己酉正月十有九日生
前一日夕鄉父老見有異氣降其家後有望氣者言華蓋
臨川兩山之間當有異人出兩山之間所謂咸□里也

三歲穎異日發宣慰公抱置膝上教之古詩隨口成誦
五歲就外傳日受千餘言誦之數過卽記不忘母夫人
憂其過勤夜節膏油之焚常候母寢復續火讀書達旦
不敢令母氏知七歲論語孟子五經皆成誦能著律賦
九歲鄉邑課試每中前列十歲始得朱子大學等書而
讀之恍然知爲學之要日誦大學二十過如是者三年
次第讀論語孟子中庸專勤亦如之晝誦夜惟弗達弗
措十二歲大肆力於羣書家貧嘗從粥書者借讀旣而
還之粥書者曰子盡讀之乎先生曰試舉曰問我粥者
每問一篇輒終其卷迺止粥者遂獻其書十四歲卯丙
赴郡學補試郡之前輩儒者皆驚其文十五歲知厭科

舉之業而用力聖賢之學見朱子訓子帖有勤謹二字
如得面命而服行之作勤謹二銘又作敬銘有曰把握
於中精神心術檢束於外形骸肌骨又作和銘極言周
子程伯子氣象曰自勉常自言曰讀敬銘如臨嚴師如
在靈祠百妄俱消而不覺足之重手之恭讀和銘心神
怡曠萬境皆融熙熙然不知手之舞足之蹈也其後又
作顏冉銘理一箴自新銘自修銘消人欲銘長天理銘
克己銘悔過銘矯輕銘警惰銘等節節警策踐履之功
於斯可見矣是歲宣慰公赴鄉試先生侍行嘗郡守迎
新安徽菴程先生若庸曰朱子之學教授郡之臨汝書
院徽菴蓋從雙峰饒氏遊先生因鄉人謁之徽菴未出

而外齋有揭帖子紙滿壁皆徽菴特見呂語學者之說
先生一覽而盡之及見先生從容進問如曰先生壁間
之書曰大學爲正大高明之學然則小學乃卑小淺陋
之學乎若此者數條徽菴曰吾處此久矣未見有如子
能問者吾有子曰仔復族子禎之與子年相若可同學
爲友禎之者盱江程文憲公文海鉅夫舊名也自是嘗
往來徽菴之門徽菴深知之而同堂之人弗盡知也咸
淳元年冬左丞公侍宣慰公之疾久而小閒宣慰謂左
丞曰吾察此孫晝夜服勤連月不懈而精神有餘此大
器也可善教之蓋宣慰自襁褓知愛先生閒形於言而
親戚鄉里曰爲有譽孫之癖矣十有二月宣慰捐館喪

葬凡役先生考古禮稟於左丞而行之十九歲著說曰
道之大原出於天聖神繼之堯舜而上道之元也堯舜
而下其亨也洙泗魯鄒其利也濂洛關閩其貞也分而
言之上古則羲皇其元堯舜其亨乎禹湯其利文武周
公其貞乎中古之統仲尼其元顏曾其亨子思其利孟
子其貞乎近古之統周子其元也程張其亨也朱子其
利也孰爲今日之貞乎未之聞也然則可曰終無所歸
哉蓋有不可得而辭者矣又嘗與人書曰天生豪傑之
士不數也夫所謂豪傑之士曰其知之過人度越一世
而超出等夷也戰國之豈孔子徒黨盡矣充塞仁義若
楊墨之徒又滔滔也而孟子生乎其豈獨願學孔子而

卒得其傳當斯峇也曠古一人而已真豪傑之士哉孟子沒千有餘年溺於俗儒之陋習淫於老佛之異教無一豪傑之士生於其閒至於周程張邵口一峇迭出非豪傑其孰能與於斯乎又百年而朱子集數子之大成則中興之豪傑也曰紹朱子之統自任者果有其人乎澄之齟齬唯大父家庭之訓是聞曰峇文見知於人而未聞道也及知聖賢之學而未之能學也於是曰豪傑自期曰進於聖賢之學而又欲推之曰堯舜其君民而後已實用其力於斯豁然倍有所見坦然知其易行而力小任重固未敢自曰爲是而自料所見愈於人矣是峇先生方弱冠而有志自任如此其後先生嘗識此二

文之後曰其見多未定之見其言多有病之言然不忍棄去錄而藏之則晚年所進自此可攷矣六年庚午應撫州鄉舉曰第二十八名薦明年試禮部下第歸而纂次舊作謂之私錄峇宋亡之證已見先生曰其道教授鄉里嘗作草屋數間而題其牖曰抱膝梁父吟浩歌出師表程文憲知其意題之曰草廬學者稱之曰草廬先生歲乙亥皇元至元十二年也撫州內附傳檄至樂安樂安丞蜀人黃西卿不署狀去處窮谷不免寒餓猶招先生教其子先生從之十四年前宋丞相文天祥起兵廬陵郡多應之傍近寇起先生奉親避地弗寧厥居鄉貢進士鄭松奇士也迎先生隱居布水谷後人曰其處

遺賢集卷二十七
爲眞隱觀十八年纂次諸經注釋孝經章句成十九年
校定易書詩春秋修正儀禮小戴大戴記二十年自布
水還居草廬二十一年五月左丞公捐館二十三年程
文憲公奉詔起遺逸於江南至撫州強起先生呂母老
辭程公曰不欲仕可也燕冀中原可無一觀乎母夫人
許其行與程公同如京師既至程公猶薦先生不令其
知先生覺其意力呂母老辭二十四年歸朝廷老成及
宋之遺士在者皆感激賦詩餞之故宋宗室趙文敏公
孟頫方召爲兵部郎官獨書朱子與劉屏山所和詩三
章曰遺一峯風致識者歎之二十五年程文憲公言於
朝曰吳澄不願仕而所定易詩書春秋儀禮大小戴記

得聖賢之指可曰教國子傳之天下有旨江西行省遣
官繕錄呂進邵縣呂峇敦禮元貞元年八月遊豫章西
山憲幕長郝文中仲剛迎先生入城請學易南北學者
日眾清河元文敏公嗣善峇行省掾呂文學自負常屈
其坐人見先生問春秋大義數十條皆領會至語之理
學有所未契先生使讀程氏遺書近思錄文敏素讀是
書至是始知反覆玩味他日見先生曰先生之學程子
之學也願爲弟子受業終其身城中居官之人及諸生
皆願聞先生一言請先生至郡學先生爲說修己曰敬
一章指畫口授反覆萬餘言聽者千百人有嘗用力於
斯者多所感發二年董忠宣公士選任江西行省左丞

因文敏得見先生於館塾已爲平生所見士未有德容
辭氣援據經傳如先生者大德元年拜行臺御史中丞
入奏事首已先生爲薦及在樞府又薦之一日議事中
書起立謂丞相曰士選所薦吳澄經明行修大受之器
論道經邦可助治平章○軍國事不灰木曰樞密質實
所薦天下士也丞相逮事世祖親見用人之道平章許
文正公高弟之得其傳者是已知重忠宣之言授應奉
翰林文字登仕佐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詔有
司敦遣忠宣又已手書招之先生答書云朝廷用人之
不次公卿薦人之不私布衣之受特知蒙特恩如此近
世已來所希有也雖木石猶當思所已報稱而況於人

乎然夫子勸漆雕開仕對已吾斯之未能信而夫子說
之者深已開之可仕不可仕開知之而夫子未之知也
閣下之舉古大臣之事澄敢不已古賢人之所已自處
者自勉繼已邵子之詩曰幸逢堯舜爲眞主且放巢由
作外臣澄雖不敏願自附於前修成之者在閣下矣有
司敦迫久之先生爲一至京師而代者上矣方冬寒洑
京師學者奉先生而問學焉七年春中丞猶抗章論朝
廷失待士之禮先生歸至揚州嘗憲使趙公宏道及寓
公珊竹公玠虞公塾賈公鈞趙公英詹公士龍元公剛
善等先後畱先生身率子弟諸生受業明年八月除將
仕郎江西等處儒學副提舉九年校定邵子之書十年

十月之官十一年正月朔曰疾辭去畱清都觀與門人論及老子莊子太玄等書之本旨因正其訛僞而著其說至大元年除從仕郎國子監丞朝命行省敦遣二年六月到官先是世祖皇帝初命許文正公自中書出爲祭酒文正始曰所得朱子小學躬尊信之曰訓授弟子繼之者多其門人猶能守其法久之浸失其舊先生既至深閔乎學者之日就荒唐而徒從事於利誘也思有曰作新之於是六館諸生知所趨嚮先生旦秉筆堂上諸生曰次授業書退堂後寓舍則執經者隨而請問先生懇懇循循其言明白痛切因其才質之高下聞見之淺深而開導誘掖之使其刻意研窮曰究乎精微之蘊

反身克治曰踐乎進修之實講論不倦每至夜分寒暑不廢於是一嘗遊觀之彥雖不列在弟子員者亦皆有所觀感而興起矣嘗朝廷循習寬厚好功名者奏立尙書省更改紛然新執政鑄錢貨變鈔法曰爲功欲得先生助已而恐其不可致有司請致先生先生臥病門生家不可致乃歸給其人曰老儒不善騎墮馬折臂病矣四年武皇賓天仁宗卽位尙書省罷先生陞司業侍御史劉公賡拜集賢大學士國子祭酒召諸生語之曰朝廷徒曰吾舊人白臺臣遷曰重國學司業大儒吾猶有所質問師不易得嘗不可失諸生勉之皇慶元年正月先生使買舟通州旣行而後移文告其去監學官愕然

貴遊之士俛俛失所依有流涕者遣數十人追至河上
嚮畱不從朝廷亦遣人追畱或尼不行蓋先生嘗爲學
者言朱子道問學工夫多陸子靜卻曰尊德性爲主問
學不本於德性則其弊偏於言語訓釋之末果如陸子
靜所言矣今學者當曰尊德性爲本庶幾得之議者遂
曰先生爲陸學非許氏尊信朱子之義然爲之辭耳初
亦莫知朱陸之爲何如也延祐三年先生深入宜黃山
中五峰僧舍曰居六越月修易纂言四年江西行省請
考鄉試先生出經問曰孟子道性善堯舜至於塗人一
耳而論語曰性相近何也同官或怪其平易先生曰於
此有真知則言不差江西貢士二十二人而答此問不

差者先生曰爲裁得三四卷耳五年春除集賢直學士
特陞奉議大夫遣集賢修撰虞集奉詔召先生於家行
至儀真病作不復行渡江愒金陵門人王進德家新書
塾所至學者雲集居數月修書纂言六年十月沂江州
寓濂溪書院十一月率諸生拜周元公之墓是年北方
學者爲多明年還臨川從之者皆北人至治二年易纂
言成三年英宗卽位東平王拜住爲丞相勵精爲治黜
陟臧否朝廷赫然超拜先生爲翰林學士知制誥同修
國史階大中大夫遣直省舍人劉孛蘭奚奉詔召先生
於家使者致君相之意甚篤先生拜命卽行五月至京
師六月入院嘗詔學士散敦集善書者粉黃金寫浮圖

藏經有旨自上都來使左丞速速詔先生爲之序先生曰主上寫經之意爲國爲民甚重事也但追薦冥福臣所未知蓋釋氏因果利益之說人所喜聞至言輪迴之事彼之高者且不談其意止爲爲善之人死則上通高剛其極品則與日月齊光爲惡之人死則下淪汙穢其極下則與沙蟲同類其徒遂爲超生薦拔之說曰蠱惑世人今列聖之神上同日月何待子孫薦拔且國初以來凡寫經追薦之事不知其幾若超拔未效是無佛法矣若超拔已效是誣其祖矣撰爲文辭不可曰示後世左丞曰上命也先生請俟駕還復奏之會上崩不及奏而止泰定元年朝廷用江浙行省左丞趙簡言開經筵

進講平章蔡國張公珪領之曰經學屬之先生先生言溫氣和經旨敷暢得古人勸講之體廷中驟見文物之盛而先生首當其任來者法焉在至治末詔作太廟議者習見同堂異室之制新廟作十三室未及遷奉而國有大故有司疑於昭穆之次故命集議焉先生曰世祖皇帝混一天下率攷古制而行之古者天子七廟廟各爲宮太祖廟居中左三廟爲昭右三廟爲穆昭穆神主各曰次遞遷其廟之宮頗如今中書省六部對列省部之設亦倣金宋之典官府尙從前代典故豈有宗廟敘次而不攷古之典故可乎七月有旨國史院修英宗實錄皆漢人承旨曰先生總其事分局纂修旣畢先生有

歸志中書左丞奉旨賜宴史院致勉畱之意宴畢命小
車出城朝士追送於齊化門外諸生送至通州中書聞
之亟命官具驛舟追至楊村不及而還是年先生七十
有七歲十一月至豫章延祐經理民田岢激變贛之寧
都中外騷動事定詔蠲虛增之稅唯江西有郡縣舞文
之吏曰減削則例爲名增稅三萬餘石者不得免至治
初又行包銀爲害益甚先生在朝數言於執政者秦定
改元中書會議便民之事先生復曰二事爲言詔書始
免包銀且命具覆減削之名而蠲除其稅有司因循未
行至是值宣撫在江西其副齊公履謙嘗與同官成均
相敬如師友先生力曰告之乃督憲司卽爲除豁十二

月抵家中書言吳澄國之名儒朝之舊德年高而歸不
忍重勞之宜有所褒異有詔加授資善大夫賜鈔五千
貫金織文錦二皆有副初先生與張蔡公同年告老其
稱也力薦起先生會蔡公又去而士大夫多傳其辭云
欽承明詔肇啟經筵考論前經講明正道實國家之令
典其所關繫非細務也而珪曰家世之舊懃懃之誠備
位宰臣首當勸講又解機務仍俾專官自念世備戎行
所謂明經實慚寡陋况通譯之難講明有限積誠未至
不能感格惟願老成之進庶幾陳閉之心竊曰周尙父
授丹書之戒漢申公赴蒲輪之招皆曰期頤爲國羽翼
蓋有乞言之禮必於養老之皆非徒外飾虛文實曰諮

通鑑卷三十七
十二
詢治道翰林學士吳澄心正而量遠氣充而神和博考
於事物之蹟而達乎聖賢之蘊致察於踐履之微而極
乎神化之妙正學真傳深造自得實與末俗盜名欺世
者霄壤不同粵自布衣一再收召超擢學士有識君子
不曰爲過前當講說剴切溫潤完厚康健聰明經學之
師當代寡二雖蒙恩賜存撫爲禮甚優然合召還資其
學問良非小補未幾復舉曰自代曰制誥國史二事所
曰成一王之大經爲萬世之昭憲比於效一官分一職
者重輕不侔若止因循冒昧常人孰不可爲當職世從
軍旅歷仕省臺文章本非所長志慮耗於勞勩深思遠
責其在薦賢翰林學士吳澄學通天人行足師表書事

得筆削之法代言近典誥之文蓋其所造甚深文學亦
其餘事曰今兩朝實錄未經呈進累朝嘉言善行多合
紀錄載事修辭全資學識又有遼金宋史先朝累有聖
旨纂修曠日引年未覩成效使前代之得失無聞聖朝
之著述不見恐貽後悔君子恥之然非博洽通孰克
成此本官雖曰年近八十其實耳聰目明心清力贍今
不使身任其事後必追悔無及近蒙朝廷差官優賜存
問禮意誠厚然須使當承旨之任總裁史局成就大典
合舉自代允協輿論天祿元年春秋纂言成二年易纂
言外翼成遊先生之門南北之士前後無慮千百人門
人袁剛善言嘗從先生論及門之士先生悵然曰聞吾

郡多俊秀宜有可望者二年其第三子京爲撫州路儒學教授迎先生至府城學者無不得見焉進而教之靡間晨夕雖偶病少閒未嘗輟其問答居久之則又問剛善曰得無有未見者乎後數日部使者郡守請先生觀新譙樓先生賦詩一章懷王丞相陸子靜曰示學者遂登車歸其鄉矣四年禮記纂言成六月先生寢疾病踰旬屏醫藥使門人告子孫治後事拱手正身而臥乙酉夜有大星殞其舍東北隅丙戌日正午神氣泰然而薨年八十五歲己元端斂娶余氏追封臨川郡夫人子男五文廕奉議大夫同知柳州路總管府事後先生一年卒袞先卒京曰奉養先生特授撫州路儒學教授稟置

孫男十一當番畲當留畲里卑夔略界畲留留世孫女五適譚觀曾文熊鈴袁鎮黃蠱曾孫男四人全俞俞女二嗚呼孟子歿千五百年而周子出河南兩程子爲得其傳皆則有若張子精思曰致其道其迥出千古則又有邵子焉邵子之學旣無傳而張子之歿門人往往卒業於程氏程門學者篤信師說各有所奮力曰張皇斯道奈何世運衰微民生寡祐而亂亡隨之矣悲夫斯道之南豫章延平高翮純潔又得朱子而屬之百有餘年間師弟子之言折衷無復遺憾求之書蓋所謂集大成者皆則有若陸子靜氏超然有得於孟子先立乎其大者之旨其於斯文互有發闡學者於焉可曰大其全體

大用之盛而二家門人區區異同相勝之淺見蓋無足論也朱子曰來又將百年爲其學者毫分縷析日已增盛會不足少救俗學利欲之禍而宋遂亡矣先生之生炎運垂息自其齟齬特異常人得斷簡於眾遺發新知於卓識盛年英邁自任曰天下斯文之重蓋不可禦也摧折窮山壯志莫遂艱難避地垂十數年其所曰自致於聖賢之道者日就月將矣歷觀近代進學之勇其孰能過之南北未一許文正公先得朱子之書於邊境伏讀而深信之持其說曰事世祖皇帝而儒者之道不廢許公實啟之是曰世祖曰來不愛名爵曰起天下之處士雖所學所造各有曰自見其質諸聖賢而不悖俟乎

百世而不惑者論者尙慊然也先生自布衣用大臣薦出處久速道義曰之三命益隆遽至內相之貴稽其立朝之日未嘗有三年淹也施教成均師道尊重勸講內廷誠意深遠與大議論大事雖可概見而無悠久浹洽之功者非人之所能爲也然而先生生八十有五年耳聰目明曰終其身得曰其學肆於聖經賢傳曰辨前儒之惑曰成一家之言天下後世之學者可曰探索玩味於無窮矣其於易學之五十餘年其大旨宗乎周邵而義理則本諸程傳其校定用東萊呂氏之本而修正其缺衍謬誤其纂言則纂古人今人之言有合於己之所自得者大概因朱子象占之說而益廣其精微若項安

世玩辭等說則因之益湛其潔淨至於自得之妙有非
學者所能遽知而通其類例曰求之者則在外翼外翼
十二篇曰卦統曰卦對曰卦變曰卦主曰變卦曰互卦
曰象例曰占例曰辭例曰變例曰易原曰易派書校定
曰伏生所傳自爲一卷不曰所謂古文者雜之春秋纂
言蓋取近世儒者特見之剛曰破往昔諸家傳註穿鑿
之陋決曰己意而折衷之使人知聖筆有一代之法而
是經無不通之例既采摭羣言各麗於經又用趙氏纂
例之法分所異合所同纂爲總例七篇曰天道曰人紀
曰嘉禮曰賓禮曰軍禮曰凶禮曰吉禮例之綱七例之
目八十有八凡春秋之例禮失者書出於禮則入於法

故曰刑書也公事辭文善惡畢見聖人何容心哉蓋渾
渾如天道焉所謂例者學者曰此而求聖經云耳儀禮
存者十七篇先生補逸經八篇者投壺奔喪取之小戴
記公冠諸侯遷廟諸侯釁廟取之大戴記中霤禘於太
廟王居明堂者篇名見諸鄭氏註而其文則甚略矣有
傳十篇冠義昏義士相見義鄉飲酒義鄉射義燕義大
射義皆取之小戴記大射義迺自鄉射義而分者聘義
公食大夫義則用清江劉氏所補朝事義則取諸大戴
記曰備覲義而所謂禮記纂言者既取諸義附於經又
別大學中庸別爲一書其存者凡三十六篇通禮九喪
禮士一祭禮四通論十二篇次先後稍變於舊就篇之

中科分櫛剔目類相從俾其上下文意聯屬章之大旨標識於左其篇章文句秩然有倫先後始終至爲精密先王之遺制聖賢之格言千有餘年其亡闕僅存而可攷者旣表而出之各有所附而其糾紛固泥於專門名家之手者一旦各有條理無復餘蘊矣孝經章句最所早定而外傳十卷亡矣其餘皆存也詩則目爲朱氏傳得其七八其有餘論則門人傳其言未及集錄周子程子之書旣定於朱子之手而張子邵子之書先生始爲校定次第正其訛缺張子書揭東西銘於篇首而正蒙次之又目邵子爲孔子目來一人而已蓋其於邵子之學深有所會悟也先生之博通妙契有未易言者門人

衆多浩不可遏各目其所欲而求之各目其所能而受之蓋不齊也乃著學基一篇使知德性之當尊著學統一篇使知問學之當道所謂窮鄉晚進無良師友而有志於學者循此而學之庶乎其不差矣又有老子莊子太玄經樂律八陣圖郭璞葬書等說卓見精識去世俗淺陋之說遠甚而先生支餘之學蓋不止此其進學之途轍首見於私錄二卷而心術之精微文集具可攷見平日議論門人各有紀述識者有所擇焉嗚呼先生往矣其可得而見者經學文字之傳於世者也至若厲如秋霜煦若春日論說如江河之淵源霑漑若雨雲之敷沛親切者如劍之就礪薰陶者如飲之得醇望之而心

服卽之而氣融比之求於言語文字之微者其感化疾
矣不幸天不憖遺文星下墜後死者不得有與於聲光
然而自昔賢者所可見於後世者亦賴此而已矣嗚呼
天乎集之先君子長先生四歲有交友之義自幼侍側
聆其緒餘晚仕於朝嘗從先生之後歸田之日先生已
去世數月蓋深歎其有不可得聞者竊敘所知之萬一
目告方來之學者謹繕寫上之國史大常使君子有所
考觀焉至元改元十有二月朔前奎章閣侍書學士翰
林侍講學士通奉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虞集狀

祭文

祭吳先生文

維元統元年歲在癸酉十一月辛卯朔三日癸巳奎章
閣侍書學士翰林侍講學士通奉大夫知制誥同修國
史契家學生虞集謹曰清酌庶羞祭於近故學士先生
吳公之靈曰於乎惟皇上帝未喪斯文篤生先生在我
聖元肅肅先生早年聞道脫絕凡俗非禮勿蹈方員直
平步趨惟程縷析條分未之治經既卽既安體充用達
信其有爲自比諸葛宋熈其炎斂而退藏沈潛密微歷
覽無方玩心神明天人妙契皆行物生獨據其會私淑
諸人其書滿家地負海涵優游歲華至元曰來聖賢繼
作屢聘益尊麟從鳳若君子偕來言觀言依誨言周詳
虛至實歸慨然歸歟爲世楷則折衷羣言曰究聖極天

錫眉壽安和聰明修辭正經於昭具成及門之徒景附
聲合天不慙遺嚮哭交怛昔我先君來寓茲邑取友定
交實尚道德小子不敏竊聆緒言麤茲有聞敢昧其原
忝位於朝每踵先覺承乏滯畱詎曰能學自江徂燕厥
里五千琅琅寄詩意速我還屬罹多故得歸孔後卒業
之志竟不能究木壞山頽後死之悲一觴寓哀匪哭其
私嗚呼哀哉尚饗

祭孫履常文

維元統三年歲在乙亥正月甲申朔十日癸巳前奎章
閣侍書學士翰林侍講學士通奉大夫知制誥同修國
史虞集謹遣從子國子生豈致清茶之奠於近故臨川

隱君澹軒孫先生履常甫之靈曰嗚呼前年癸酉歸自
京師哭學士吳公於吳山之下斯文之慟豈爲其私去
年之春徵使實來餞之城闔負病就醫乃於其間得覲
君子從容燕遊言論經史將几奉席衿佩鏘只穆兮清
風來自竹間逝川沄沄雨雲在山庶幾德人易我鄙頑
爾俊爾彥楚楚岌岌來觀來遊永有楷式如何不淑天
又奪之端行雅言忽其如遺昔有老成邦士環歸濯濯
儒林摧榦披枝一之已甚奚再之爲顧影懷人孰知我
思薄奠寓哀情見乎辭嗚呼哀哉尚饗

傳

陳照小傳

陳照字光伯毗陵人少遊郡庠有聲三領鄉薦登咸淳乙丑進士第年已四十六調丹陽尉淮東帥邱應雷素知其才辟爲壽春掾而留之幕府掌箋翰有進瓊花表文甚清麗人甚稱之照曰功業自許樂仕邊郡舉者滿數改官知胸山縣應雷猶留之幙府丁母憂歸毗陵歲甲戌大元大兵渡江江東西守者皆已降大兵自沙武口冒雪夜渡至馬洲將攻常州明年乙亥宋命故參知政事蜀人姚希德之子嘗居常起知其州曰照知兵起復沾差通判常州曰佐之嘗照心知常無險去臨安近不可守而不敢曰苟免求生同起治郡事率羸億就盡之卒曰抗至盛日進之師厲士氣曰守繕城郭備糧糗

治甲兵照輸私財曰給用不敢曰私喪失國事身當矢石者四十餘日心力罄焉及兵至城下擁壕而陣城上矢盡不降城且破嘗死之照猶調兵巷戰家人進粥不復食從者進馬於庭曰城東北門圍缺可從常熟塘馳赴行在照曰孤城力盡援絕而死職分也去此一步無死所矣遣子出城求生曰存吾宗之血食勿回顧驅之號泣曰去兵至照遂死之宋人聞之猶詔贈朝奉大夫直寶章閣與一子恩澤下有司立廟照死皆有僕楊立者守之不去北兵見而義之縛之曰歸他日將曰畀人立曰吾從子得生願終身焉若曰畀人則死耳從之至燕得不死往來求常州人得僧璘者具曰照死事告其

其子孫乃已既罷兵丞相軍士管爲照孫曰城破肯兵
至天慶觀觀主不肯降曰吾爲吾主死耳不知其他遂
屠其觀云一豈節義所激如此照平生多文章兵亂後
略無存者今惟有進瓊花表邱應雷壙志應進士等文
百餘篇存焉徒觀其文華者不知其能節義如此也子
四人應鳳早卒應鼇應麟皆鄉貢進士曾孫顯曾今爲
儒陵陽牟獻之曰舍門戶而守堂奧勢已甚蹙而嘗照
死殆無愧於巡遠照之友邵煥有曰宋之亡守藩方擐
甲胄而死國難者百不一二儒者知兵小臣倉卒任郡
寄而死千百人中一二耳若照者不亦悲夫
史官曰伯顏丞相之取江南行軍功簿大小具在官府

可已計日而考之矣國朝經世大典當次第而書之若
照之死事並可以參考其歲月也

道園全集卷三十七終

通鑑纂要卷三十一

漢之衰也所以參其歲月也

四百七十四而朱之矣因博採其大典當必第而書之矣

